



我

開明少年社編



我

編社年少明開

行印店考明開

我

取初月七年七十三國民

角八幣國價定册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 許洗人

編者

開明少年社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目錄

一年前後·····	金銘(一)
從平凡的工作開始·····	白波(四)
幼年的故事·····	朱俊(五)
我更加幼稚了·····	方生(六)
在家的那幾年·····	耿烈(九)
逝去了的童年·····	姜照渭(一三)
我的成長·····	思謙(一四)
搬家·····	勻皿(一六)
父親和我的希望·····	大拙(一九)
我的幻想過程·····	易星星(二三)

生活的故事·····	鍾光 (二三)
這口刀就是我自己·····	寒谷 (二五)
自我介紹·····	潘桐桐 (二六)
過去和現在·····	鏡照牆 (二六)
我做過半年叫化子·····	吳金慶 (三〇)
我在逃難中生長·····	齊不智 (三三)
兩個我·····	陳慈德 (三五)
我的名字叫阿強·····	鍾益棠 (三六)
受苦算得什麼·····	柳晴 (三八)
我是一個小學教師·····	何伯鍼 (四〇)
我擡起頭朝前走·····	易國祥 (四二)
重霧·····	高崗 (四七)
我的生活·····	吳竹貞 (五〇)

「怪物」	蔡方(五)
我離了家	何慶華(五)
我的童年	陳默(五)
我是司機助手	李奮爲(六)
我想認清我自己	明晨(六)
我在痛苦中長大	初鳴(六)
我逃出了牢籠	羊羽(六)

序

這一回「開明少年」出的徵文題目叫做「我」，請大家就自己的任何方面着筆。按理說起來，知道得最親切的該是自己，如果對於自己還不甚了了，怎麼會知道別人？就寫作的練習說，寫知道得最親切的材料最爲適宜，別的且不說，至少可以養成「修辭立誠」的好習慣，就是下筆不至於隨便亂說。這是我們出這個题目的理由。

全國各地都有我們的讀者，讀者往往就是投稿者。如果各地的少年各把自己描寫得又真切又生動，這些文篇彙集在一塊兒，豈不就是全國少年最出色的羣像？我們出這個题目的當兒，抱着這麼一種熱望：徵集的結果確然是最出色的羣像。

來稿計收到六百四十四篇。我們一篇篇的看過，有以下幾點可以報告給大家的：

投稿者包括各色各樣的人，有工人，苦力，店員，學徒，做莊稼的，當兵的，國民學校的教師，還有佔着極大多數的學生，他們中間有失學的，可是還沒有取得別的名義，只好仍然稱爲學生。

大多數文篇都提到學校。大概沒有進學校的都渴望進學校，以爲不得進學校是自己最大吃虧處，有朝一日能夠跨進學校的大門，那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在校的學生並不見得怎樣心滿意足，他們往往覺得在學校裏學的並非切實有用的知識經驗。只有少數的幾個說，他們很幸運的得到某一位優良教師的輔導，讓他們過着和協愉快的團體生活，參加富有意義的社會活動，因而長進了

不少。

就這些文篇看來，投稿者的境況大多原先是小康之家，只因連年的天災人禍，現在可都貧困了。雖然貧困，卻沒有愁苦表示。貧困把他們的意志磨鍊得堅強起來，眼光不只看到一己或一家，因而對於從前的較好的生活也並不怎麼戀戀。他們是非分明，好惡分明，對於好社會都有憧憬，期望他從早實現。——這就可見少年們的知識年齡超過了實在年齡很多，是時代給他們的影響。就社會的觀點說，這該是好影響，雖然未免辛苦了現代的少年們。

在六百四十四篇中我們選了三十篇，選取的標準就是前面說的真切與生動。校對完畢，重行統看一遍，覺得這本集子相當符合我們的期望，很感愉快。其餘沒有入選的文篇並不是說一無足取，只是表現方面差一點兒，再說，這本集子的篇幅也有限制，因而沒有收入。許多作者把自己的一切告訴我們，讓我們明瞭他們的生平，「神交」這麼多朋友，無論文篇取與不取，我們都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感激。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葉聖陶

只是一年功夫，我竟完全變了。

一年以前，在學校裏，我是拚着命做功課的。雖然我的身體壞透了，但是，每一頁英語的生字，每一個數學的習題，每一回理化的實驗，我都要當天清清楚楚的搞好；不然的話，晚上就會睡不着覺。在那些日子裏，我誠惶誠恐地寫 essay，讀 boy， girl，寫呀，讀呀，忘記了吃飯，忘記了睡覺。老師把最高的誇獎拋給我，同學把無數嫉忌的眼光投給我。親戚見了我，準會大大的稱讚一陣。父母也在本分的愛撫以外，給了我很多的特權。譬如客人來了，弟妹們都不許上桌子吃飯，偏我是個例外。到後來，知道我的人都说我是個了不得的孩子，像這樣個用功法，他們活了半輩子都沒有見過呢。

我不只是用功，老實說，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出我是個最守規矩，最安靜，最乖，最……的孩子。我該用什麼字眼來形容我自己才好呢？真的，我從來不打人；別說打人，就是別人打了我，我也不知道怎麼還手。自然我也不罵人，根本我就不懂得怎樣個罵法。偶然挨了誰一句罵，臉兒立刻紅了起來，像個姑娘似的。我受了委屈就躲起來流眼淚。而且只是流眼淚，從不會哭出過聲音來。因為那是要惹人厭的。除了到學校去，我就整天呆在家裏。大人們常時氣沖沖地教訓他們的孩子：「瞧人家銘兒，多麼乖，像你們這些小鬼，整天價只曉得玩要，吵鬧，打架！」

幾樣，似乎不大好，那就是我不愛運動。任何運動都跟我無緣；打球，沒那些力氣；踢毬子，不會。因

此在課場上，你就別想找着我。雖說德智體三育並重，大人們都不把跳跳跑跑的體育當作一回事，所以這倒算不

過我這孩子於也成了我的好處。

除了課裏的功課，我不再看什麼書了；至多讀幾本「古文觀止」之類的老古董——這是父親特別選來教我

的。也因此，我的國文成績就很不差，「之乎也者」都能哼得上口，同學中有誰能比得上？忠孝仁愛等等的舊思想就從這些舊書中裝進我的腦子裏。我的作文本上經常有「人而不忠，其禽獸乎」的佳句，旁邊有紅筆密密的加着圈。每回作文本發下來，都被同學們搶過去傳閱一遍，才能回到我手裏來。

我的家庭雖不很富，薄田也有着百幾十畝，房屋也有着兩院，衣食是無憂無慮的。更因為我太乖了，從不肯到較遠的地方去玩，所聽到的，所見着的，除了我這個小康之家，以及環繞着這小康之家的些子事物，啥也沒有了。我見了叫化子會惡心，因為我相信他們是不讀書才落得這個下場的。我根本搞不清什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道理。我見了勞苦的農人工人，會馬上避過，因為我自以為是個讀書人，不能跟他們那些髒傢伙混在一起。我不曉得這想法是錯誤的。因為，非但古人沒有這樣說，老師，同學，親戚，朋友，家裏的大大小小也都不會這樣說過啊。

我曾經發誓，我要從最小最低的公務員，直幹到最高最大的大總統。而且我自信，憑着我這份努力，用功，做大總統也並不是奢望。大人們雖然沒有想到我想做大總統，但也都在我身上寄託了頂大頂大的希望。一個親戚就這樣估計過我：「銘兒至少會幹個主席什麼的。」

但是，儘管有這樣子的希望，對於人世間事我是毫不關懷的。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抗戰，爲什麼要打日本，也不知道目前的中國成了個啥樣子。就是這樣，我在書堆裏糊裏糊塗混到了十六歲。

十七歲，這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這一年，我們班上的國文老師換了，他第一次上課，就使我莫名其妙，他儘說些我從沒聽過的話。什麼魯迅、茅盾呀，什麼中學生雜誌、文藝春秋月刊呀，什麼不應該讀死書，不應該做藏書樓呀，什麼什麼的，跟以前所聽過的全不一樣。我於是大傷腦筋了。究竟他告訴我們的對呢，還是舊書和教科書上說的對？

但不管怎樣，我到底買了本把新雜誌看了。這不只是好奇，也爲了維持好學生的美稱。我那時候想，假如我不看這些東西，我的國文分數怕會減少了。對，我得看它一看，找些「新」東西！這一看卻看出了興趣。於是，魯迅的書，茅盾的書，我也都買來借來看了。看呀，看呀，越看越覺得有趣。我終究明白，我愛好文學，性格跟

文學相近，「十」演起來不但費力，還覺得頭痛。我深深的奇怪以前怎麼什麼都能來。我發覺了自己以前的大毛病，光知道把教科書裏的東西往腦子裏灌，生吞活剝，不管有啥用處。結果徒然鬧得混身是病，真個自討苦吃！還不止自討苦吃呢，漸漸地我更發覺了以前的我是個大昏頭，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們在搞啥，我一點也搞不清楚。勞苦的大衆連白飯都吃不上口。叫化子裏面也有念過十幾年書的。這爲的是什麼？同時我也疑惑我自己：做一個人，是不是應該「乖」得像頭羊羔。人家欺負你，只流流眼淚算是反抗，甚至把眼淚往肚子裏流。

在這些真正的知識的源泉裏，從家庭，學校，社會，這許多地方，我終於看出個頭緒來了。雖說這不見得就完全正確，至少我已不像以前那樣一無所知了。我現在明白，「乖」的人生觀，「吃虧是福」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因果報應」是人們在絕望中安慰自己的想法，也是壓迫者用來麻醉被壓迫者的花言巧語。流淚固然算不得卑怯，但是沒有一點兒用處。上天不會把禍害降給敵人，除非讓我們把禍害丟給他。

我現在明白，讀書並不是爲的做官。將來會有一天，全世界會沒有半個官——雖然如今還不是那個樣子。「官」這個詞兒根本就不妥當，論理說該是「公僕」。不過，如今儘管公僕公僕叫得滿天價響，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而且「公僕」也不怎麼妥當；有一天，大家都一樣的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做事不但爲了大家，也爲了自己，那就分不清楚是在爲私還是爲公了。讀書也不是爲了做「藏書樓」，最要緊的是「學以致用」。

我現在明白，叫化子並不是自己喜歡做叫化子，不識字的人並不是自己不喜歡讀書。更怪不得他們講，他們笨。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這個社會制度下的必然產物。

我現在明白，作文本上的密密加圈，成績單上的滿分，最優的名次，大人們的誇獎，同學們的羨慕，都算不得一回事，並不值得廢寢忘食的去爭取。世界上只有真實的才能才是最可貴的，只有身體壯健才是最可驕傲的。我現在對於身體相當注意，劇烈的運動雖然還是來不得，柔軟體操，散步，以及各種有益於身體的輕運動，都已很感興趣。我的身體雖然並不因此特別壯健起來，從小就害上的頭痛，肚子痛，可差不多沒有再發了。

才一年的功夫，我已胖了許多。在我的臉上也不會再找到淚痕了。我變得積極，樂觀。認識我的人也都覺得非常奇怪，因爲，現在我，和一年前的我，已經截然然是兩個人了。

從平凡的工作開始

白波

我是一個平凡的孩子。

我有着中等的身材，長長的面頰，濃黑的眉毛，高高的鼻子，以及粗糙的雙手。

我不會交際，我喜歡寂靜。對真理我有着固執的愛，對醜惡我強烈的憎恨。我不通人情，不懂世故。我常常說我自己覺得應當說的話，做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別人的譏笑，我從來不管，雖然別人常說我「神經病」，「勿憐死活門」，「勿識相」……我有的是堅強的自信心。這便是我的性情。

在學業上；我酷愛國文，也喜歡英文和歷史。雖然我天資不很好，然而我要掙扎，我要努力，要在文藝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我從沒有過想做「文學家」的虛榮的念頭，更沒有想借重文字來做「登龍捷徑」；最後忘其所以的做了「過河卒子」。我祇希望能夠用文字來控訴人間的辛酸、不平。

我喜歡看書，那是指課外書。我覺得課外書是比教科書切實得多。我的功課成績老趕不上人家，但是我不在乎。我從沒有想考第一名，祇求能夠敷衍得過去就好了。我把省節下來的精力都化在課外書的閱讀上。

我更愛閱讀報紙，沒有一天不看報。我自己定一份「大公報」，我從沒有將「大公報」上的一個字輕易放過了，甚至連廣告，啓事……也都讀遍。我從不把報紙胡丟亂拋；滿了一個月，我就把報紙整理好，合訂成冊，以備將來查考。我有着一般年輕人的渴望國家和平進步的熱忱，然而，我失望了。從報上我嗅到了濃重的火藥氣味。我的理想距離現實是那末的遙遠。每當我讀到在戰爭的猛烈的砲火下犧牲掉許多生命及財產的新聞，我不禁熱淚盈眶伏在報紙上哭了。我的情緒衝動得太利害，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明知道流淚是無補於事的，然而我畢竟哭了。

我有一個平凡的家庭，是父親，母親，我和我的五個兄弟姊妹組織成的。由於父親的掙扎，經濟方面勉強能

够过得去。我們都省吃省用地維持着這個平凡的家庭。

我是一個平凡的孩子，我願意做一個平凡的孩子。我永遠記着一句話：

「偉大的事業是從平凡的工作開始的。」

幼年的故事

朱俊

我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說給我聽我幼年的事。

母親想了想，含着笑低聲地說：

「還只三歲四歲吧，你已經喜歡聽青蛙叫了。有一回，你在家鄉的小溪旁邊耍着，一面唱着山歌。正唱得高興，忽然溪裏面一陣鬧鬧的青蛙叫。你立刻停止了唱歌，蹲下身子，靠在溪邊的 株楊柳樹下聽着。才聽得出神，你的身子突然像箭一般地『撲通』一聲滑下溪裏去了。那隻青蛙也撲通一跳，恰巧跳進了你的小手。你本要哭了，這一下子，你反而笑了起來，喊着：『媽！我跌在溪裏啦，快來拉我！』我和你父親聽到你呼喚，急忙奔到溪邊。看你還站在溪裏笑哩。你父親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拉起來，一同回家。」

我聽得津津有味，眼兒半開半閉的，似乎要入睡了。

「有一回你病重極了，熱發得很高，我在地板上鋪着蓆子，抱着你在上面坐着。日子正是五月裏，父親不在家。你迷迷糊糊地說了些不像是四歲的孩子所能說的話；教我害怕極了。我立刻寄掛號信給你父親，說我精神和身體都不能再支持了。忽然一陣大雷雨，天氣突然轉涼，抱着深憂的我和抱着病重的你，都昏昏沈沈的睡了一大覺。想不到這一陣雷雨卻把你從死神的懷抱裏奪了回來。」

這一節我記得比較清楚。彷彿我現在還由母親抱着躺在蓆子上。

「已經快七歲了，父親帶你到上海去讀書，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了衣服。到了上海，父親把你送進了東明小

學讀一年級。初進學校的時候，你哭着，要逃着回來。後來你漸漸地和老師同學們糯熟了，連一課也不肯缺。有一次你發寒熱。早上父親叫你不要去了，你卻一定要去。父親罵你，你就哭了。父親只得答應你扶着病去上學，你快活得如出了籠子的鳥兒似的，拿起書包就去了。」

「後來怎樣？」我催母親說下去。

「後來你升到二年級的時候，因為搬家，就轉學到七智小學。那年你想再升到三年級，因此加倍努力，學期終了，結果你得了第一。學校給你一隻全身被着白毛的小狗和一份獎學金。你拿了獎品，跳躍着，歡天喜地拿回家來。人家到我們家裏來要，你便拿着獎品給人家看。後來每學期都是你第一。一直到了五年級，你不再第一啦！每學期總是第八九名。」

我聽着自己幼年的故事，彷彿還是個在母親懷抱裏的小孩子。

我更加幼稚了

方生

很小的時候，就有兩個不了解的東西在我的腦子裏迴旋，這是從祖母所說的那些故事中得來的：

一個是鬼。鬼在我的心靈中佔有很長久而很重要的地位。晝夜裏我一個人不敢去睡覺，睡覺時必須有燈光而且要人陪著。只要偶然看見一團黑影子，就以爲是個青面獠牙的鬼人抓來就吃的惡鬼，聽見一聲響動也以爲它已經到了我背後。但是我問祖母：「爲什麼從沒有看見過鬼呢？」她往往支吾着把我哄開了。

另一個是「我是哪裏來的」。祖母有時說是天上掉下來的，有時說是叫化子送來的。最後問不過了，她說：「你是從母親腋窩下生出來的。」

「怎樣牛的呢？」我接着就問。

「傻孩子！問你母親去！」

我老是這樣問，她老是這樣答覆。一天，我忽然想到了一個新的問題，很得意的問：「祖母，母親是哪個生的呢？」

「外祖母生的。」

「外祖母呢？」

「外祖母的母親。」

「外祖母的母親呢？」

「外祖母的外祖母。」

「……」

「最先的一個是哪個生的？」

「女媧氏。」

「女媧氏呢？」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呢？」

「傻孩子！玉皇大帝是神仙，生來就有！」

這兩個疑問使我費了不少的思索，在我腦子裏攔了很久很久；直到現在進了初中，才算勉強得到了解決；知道這是一種迷信，是一種騙人的話。可是這一來，就沒有疑問嗎？恰恰相反，正因為進了初中，多得到了一點點知識，我不了解的問題反而更多了。

國大開會的時候，副總統的競選非常劇烈。忽然報紙登着「李、孫、程放棄競選副總統」的消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放棄，於是問老師。老師說他也不知道，恐怕大概是效學伯夷叔齊吧！

才過兩天，報上又登着李孫程又繼續競選了。我更加莫名其妙了。老師告訴我說：「他們爲了國家的前途，不再鬧私人的意見了。」可是我還是弄不清楚，難道在放棄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想到國家的前途嗎？

物價老是這樣漲，幾天功夫就可以漲個加倍。窮苦的人民都在叫苦，都要挨餓。我於是又問老師：「物價老是漲，是不是奸商作祟呢？」

「奸商固然在乘機作祟，但是最大的原因卻是打仗。」老師說。「打仗消耗太大，不得不發行鈔票，鈔票太多，物價自然猛漲，但是不發行鈔票用什麼東西去打呢……」

我聽了忽然想起父親的話來：「現在的賦稅比抗戰時還要重得多哩！我們這些老百姓真該死……」

於是我又問老師：「爲什麼又要打……」

我還沒有說完，老師已經眼睛睜得圓圓的：「現在勘亂時期，你敢胡說……」我雖然給他嚇住了，可是問題還在腦子裏打迴旋。

有一天，老師忽然談到現在世界上的兩條路。老師說：「……一個是經濟民主集團，在這裏面的每個人所享有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平等的，所以人人都有飯吃。另一個是政治民主集團，在這裏面的人民，即使在街上大聲喊着『打倒總統』，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人民有自由。」

這時我奇怪得禁不住問起來：「中國也是一個民主國家，憲法上有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是不是也可以喊『打倒××』呢？我們也有自由……」

「現在是勘亂時期……」

我鼓起勇氣再問：「這兩條路，我們中國將走哪一條呢？」

「真有些傻氣！現在是勘亂時期，誰叫你談？誰許你談？你老是這麼七問八問的，難道不要性命嗎？」

我更覺得我的知識太貧乏，老師的話我一點也不能了解——什麼「難道不要性命嗎？」即使說錯句把話，難道會有性命危險麼？

我想來想去，越疑問越多：爲什麼有些人沒有飯吃？而有些人還有錢存在外國銀行裏？爲什麼有些人又沒有書讀？爲什麼……爲什麼……這些，這些，難道是生來就如此的嗎？

我想，我也許着了迷，也許受了騙，也許比過去更加幼稚了。

在家的那幾年

耿烈

我家的莊子在山東省的西北邊境上，很小——五年前我住在那裏的時候，常從西頭端着一碗飯到東頭去吃，一點也不耽誤工夫。

父親很早就死了。關於他，只聽到街坊上人時常談到：「多可惜呀！念書明禮的，三十來歲的人……」可是母親不這樣說，她避免談這些事。聽人家談起的時候，她就徬徨不安，或者聳動着肩膀抽咽起來。我當時很覺得討厭，爲甚麼呀，我正想聽聽關於父親的話，你就打斷了人家的話頭！

母親是裹小腳的，爲了十幾畝莊稼的耕耘收割，常扭着身子在街上找短工。短工都是年輕力壯的，可是替我家幹活的時候，他們老把鋤頭插進土裏，不用力拉回來，甚至於躺在樹蔭下睡覺。因此我家地裏的莊稼老比人家的矮一大截。我問母親爲什麼會這樣。母親面孔陰暗下來，闔着眼不出聲；一會兒又摸摸我的頭說：「只有望你快長大。」我聽了心頭像壓上一塊重東西，使我整人隨亂的勁兒都沒有了。

兩年後，我真的覺得自己長大了，於是鼓起勁來，抗着鋤頭到高梁地裏去。這回母親真的向我笑了笑，閃耀着的眼光送得我挺遠，我心裏也像開了朵鮮花。可是要鋤頭並不是好玩的，不到一頓飯功夫，我手上起了好幾個白水泡，我看着心有點軟了。可是一轉念，又抖起精神來，像暗地裏有人嚴厲地督促着似的。回到家裏，我把兩手插在衣袋裏，挺着胸脯回答母親：「能幹，不算點事！」

農人家的日子是長的，黎明時冒着溼霧向田野走去，晚上披着雪白的月光才回家來。不論什麼誇耀農田的美麗的詩句，我現在都會覺得討厭。因爲我最知道，農田不但不美，那無休無歇的辛勞卻够使人厭倦，虧得地頭的大樹和溪溝救了我的命。在夏日當午的時候，割了一陣麥子，或者鋤了一會高粱，就會熱得氣也喘不過來，在那馬上就要暈倒的時候，在樹蔭下躺躺，再到溪溝裏洗個澡，那就好像重新換了個人。

冬天，按教科書上說，我也很講衛生的。每天我雞叫就起來，用塊粗布包着頭，一條大腰帶扎緊了滿是補釘的小棉襖，就擡起糞筐來，在蒙蒙亮的天光中，把村子附近的大路小道逛個遍；等太陽露了臉就回家。那時候糞筐滿滿的盛着糞，壓得我的肩膀挺疼。可是我滿高興，彎着腰大步走着，希望一進門就逢見母親，讓她說句：「看，又拾滿啦，能值好幾毛錢呢。」

深秋了，我邀幾個年齡並不大的小夥計到東邊十里多遠的樹林裏去拾樹葉，一人攆一個大蓆筐。太陽沒出時吃幾個窩窩頭去，太陽偏西掛樹梢的時候回來。每次到家都是把腰帶收得挺細，肚裏叫喊着，心裏非常煩躁；只要母親誇讚幾句，煩躁也就煙消雲散了。樹葉拾完了，還有些日子到二十多里遠的沙窩地方去檢花生。這是極使人不耐煩的事，舞動着鐵鍬掘人家的地，把土薄薄地撒在地面上，瞪着眼找，很久找不到一個；一天所得的花生，也不一定抵得上兩個窩窩頭。可是個把月我沒閒斷過一天，因為總比閒着好哇！

過了舊曆年，按說是農閒了。可是那時候吃的最糟，除了糠粃和樹葉之外，幾乎看不見一粒糧食。所以都只好睡覺。可是不甘心。得了母親的允許，我常去趕集，拿個小竹籃，買一二十個燒餅和十幾盒紙煙放在裏面，就在人羣裏擠着吆喊起來：「煙捲哩……嘿……大號的……一毛錢三盒……，大……燒餅哩……嘿……熱的。」其實我想多賺些錢，紙煙不是大號的，燒餅更小，所以常遭人家的白眼。於是我又想到一個好方法，就是光擠個不大識貨的婦女小孩的面前去，這樣每個集上，我都不至於落空。若能賺上十幾個銅子，我就鼓起勇氣來買一個四兩重的雪白的饅饅，在回家的路上細細地嚼着，心裏非常快活。到村莊上就向夥伴們誇口：「你們吃過白饅饅沒有？」母親也不責備我，只是有時說：「得省且省。」

這還是比較好的日子，過不了多久，城裏的「皇軍」和「皇協民軍」一天天地活躍了，他們常時騎着飛躍的洋馬，持着「三八式」，裝着衝鋒的姿勢到村上來要「給養」，來「剿匪」。我會挨過好幾次槍筒子。村裏有幾家因有「通匪嫌疑」，把所有的地資淨了。後來他們以為「匪」剿淨了，就正式規定起納糧。數目是：春季，每畝小麥六十二斤；秋季，每畝雜糧七十五斤半。這數目要十二分的豐年，把每畝地所收的東西全拿上才够。後來他們還要民夫修城牆，蓋大樓，建礮堡。我因這事倒到城裏觀光過幾次，可是也用頭碰了好幾次「皇軍」和「皇

協民軍」的大棍子。有一次，我回到家裏抱住母親，哭起來。可是有甚麼用呢？母親只把眼淚和鼻涕滴到我的脖子上，隔了很久她才說：「若僱個人替你，咱們三天不吃飯也不够人家的工錢。」

老天爺也故意跟人作對。我在家的最後三年，淹了兩年，旱了一年。鬧淹災的水都是從西衛河裏溢出來的。在秋天莊稼快熟的時候，參差不齊的一片蔥綠，一夜就變成無際的汪洋了。最高的樹只露出幾條小枝，在水面上揚着水波。小木船擰着它們的葉子盪過去。旱災的那年，人像坐在火爐當中，只管闔着眼等着蒸死。茂盛的玉蜀黍、大豆苗，眼看着都山綠嫩而黃弱，由黃弱而乾枯了；到最後只要用一根火柴就能點着一大片田地。風一吹，乾枯的葉子就飛向空中。可是「皇軍」的捐稅仍舊和從前一樣。秋天還沒過去，盛糧食的傢伙早就空空的了。母親在街上扭的更勤了，她眼裏整日流着淚，臉不洗，頭不梳，像個瘋子。最後她想起了一個辦法：賣了幾畝地，加了點本錢給本莊上的一個推小車的，讓我拉着小車到三百里遠的黃河南去做買賣。去時買些瑣碎的農具、破衣裳，到那裏換二斗黃豆或高粱回來，勾人得跑百十里路，還常擔心在路上逢見「皇協民軍」「剿匪」。我的腿好像是拖着的兩根棍子，到後來也覺不到酸疼了。但是別賺的錢還不够我在路上買窩窩頭吃。這買賣幹了沒有幾趟，就把本錢吃光了。我那時曾經這樣想：「人活着並不比死了好。」

那年過年我們吃的是糠糞和軋碎的樹皮做成的窩窩頭，自然是很不缺乏維他命的。可是過了沒幾人，一家人全躺下了。每個人都成了皮包骨頭，凹陷下去的眼顯得挺大。母親連呻吟聲也忍着，小弟弟後來也不聒噪地喊餓了。屋裏顯得特殊的清冷、可憎。聽了母親的吩咐，我抖擻精神拖着兩根腿向人求救。可是那位住瓦屋的，被佃戶們呼爲「爺」的二叔父回說比我們還窮。總算表大哥用兩升高粱救了我們。我還到附近的鎮上借過債。我一生也忘不了那幾個債主，腫脹的臉，挺着肚子，斜着兩眼恨恨地問：「做抵押的文書（土地契約）帶來了沒有？一月一倍的利息。」我都只有答應了。

沒有多少天，贖下來的田地就一點都沒有了，母親也病死了。怎麼辦呢？我聽了街市上人的勸告，帶着小弟弟到一千多里的外鄉來逃荒。

逝去了的童年

姜照渭

一個陰雨綿綿的清晨，院子裏死一樣的靜，沒有狗叫，也沒有鷄鳴。母親起來點了神燈，插好了香，還沒有開口叫我去辭別祖先，她的聲音早已咽住了，淚珠如雨一般的掉了下來。我哭喪着臉，恭恭敬敬的跪在神臺的前面，母親連咽帶哭的說：「孩子……到……了……陳爺家裏……要……要聽管些，祖……宗老爺……會……會保佑……你的……」弟弟妹妹牽着母親和我的衣裳，看見我們哭得傷心，也隨着大哭起來。爸爸站在旁邊，用汗巾掩着臉，簡直泣不成聲了。

陳爺是離我家十多里路的一位有錢有勢的人。他一連娶了三個老婆，卻沒有生一個兒子，僅僅大老婆生了一個女兒。我父親爲了要飯吃，只得由別人介紹，把我賣給他作兒子了。

爸爸揩了眼淚，戴上雨笠，攜着我離開了家。將要到的時候，就看見一大羣的人，擁在陳家的大門口望着我們了。我小小的空靈這時真有說不出的難過，說不出的畏懼。他們發狂似的歡呼。爸爸勉強裝着笑容回答他們。

我和爸爸與許多的客人吃了飯——這是我從沒有吃過的一餐豐盛的飯。一個紳士模樣的人遞了一張字據給我。我的爸爸，要他簽名畫押。爸爸提起筆，嘴唇在顫動，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了。他爲了生存，就這樣把養大到八歲的愛兒，換了兩擔五斗的穀子。

爸爸走了，我的天真、快樂也隨着帶走了。在這裏，我沒有慈母的愛憐，沒有和弟妹們一起遊戲的快樂，每天只有低着頭，像奴隸一樣的工作，受着如狼似虎的陳爺的毒打痛罵，和他那麻臉女兒的欺凌。我再聽不到一句溫和的話語，也看不到一張慈祥的臉。整天沒有一刻時間容許我稍停一下。晚上到夜深還不得睡，東方一發白，管家老栗又喊我起來了。誰說我是投身作了千金之子，我過着的是牛馬一般的生活。

時間像流水一般的溜過去。我以爲人生是條艱難的道路，拚命的掙扎着，掙扎着，走完了就算了，什麼幸

福，都跟我是無緣的了。

抗戰的砲火愈來愈近了，邵陽宣告失守，新寧也隨着告急。一天深夜，我在迷糊的睡夢中，聽到砰砰嘖嘖的聲音，起初我還以為又是誰在撕打了，所以毫不在意，最後砰的一聲，分明是大門給推倒了。

「小心點！莫走了陳子春。」像是一個軍官的聲音

我知道這是一樁不尋常的事，馬上爬出被窩，伏在窗口上——我住在牛欄上面的草樓上——探頭向外一望，月亮將下山了，隱隱約約的看見幾個軍人站在門口，持着長的短的槍桿。手電筒的光不時的向四面照射。我很快縮回被窩裏去，連呼吸也不敢發出聲音來。

「誰！他媽的，走哪裏去！」一個兵士在天井裏喝道。

「哦……哦……是……我……不……不……不是……陳……是管管家……老粟……」老粟嚇得話也說不出來。

「趕快說，陳子春躲在哪裏。」

「他……他……在第二進廂房的……地下穿裏。」老粟回答。

「去！帶我們去。」兵士齊聲說道。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陳爺咕咕咕咕的被兵士們捉出門外去了。一聲拉長的哨音，接着一陣沙沙的皮鞋聲音，消失在這寂靜的夜裏。

第二天，當我從草窩裏爬出來，太陽已經高高的掛在天空了。家裏沒有一個人，只牯那隻老花貓還在廚房裏咪咪的叫着。我吃了兩碗冷飯，就向着我一別五年的老家開步走了。一路上，只聽見逃難的人說：

「陳子春昨夜被捉了。」

「好呀！又除了一個。」

「媽的！想不到他也是漢奸。」

我的成長

思謙

按說，我已經十五歲了，但媽媽還說我什麼事也不懂，像個八九歲的小孩子。這話使我有點奇怪，怎麼？別人不是明明這樣誇獎我嗎？真是越來越懂事了，像個大人似的。並且連我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大人了。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生在北平一座普通的民房裏。那時候，爸爸到外國去了，只有媽媽一個人辛辛苦苦的撫養我。四歲上，父親回來了，媽媽抱着我到碼頭上去迎接那從沒有見過面的陌生的爸爸。

顯然，爸爸媽媽都很愛我。他們天天帶我出去玩，買好多東西給我，我們很過了一段舒適的日子。可是，緊接着第一個妹妹的出世，抗日戰爭也爆發了，我們從此就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不曉得經過了多少的波折，我們總算逃到了一個比較長久的住所。那是一個風景很優美的地方，學校築在一個青翠的山崗上，在裏面教書，我們也總算有了一個比較長久的住所。那是一個風景很優美的地方，學校築在一個青翠的山崗上，向下面望，太白山遙遠的聳立在那裏，渭河像一條銀白色的帶子，靜靜的圍在它的下面，還有一望無際的綠色的麥波和黃色的菜花……就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默默的度過了六年。媽媽又多添了兩個妹妹。在這個時期裏，我常常看見媽媽一個人偷偷的流淚，而爸爸額上的皺紋更加深了，頭髮也已經斑白。他們好像都不大高興，常常吵嘴。的確，我們那時的生活也太苦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餓着肚子睡覺。

就在這段時間裏，我糊糊塗塗的度過了我的童年。我天天和同學們在麥地裏打滾，掘野菜，一點世事都不過問。一回家就和妹妹們吵架。雖然媽媽天天勸誡我，我從沒有想過怎樣才能學好。媽媽太辛苦了，一家六口如果單靠爸爸一個人的薪水，無論如何也養不活了。她只得一面教書，一面料理家務。我睡到半夜醒來，常看見她和爸爸坐在暗淡的燈光下預備明天的功課。

好容易挨到了那一天——抗戰勝利了，大家都高興的跳了起來。母親快樂的哭了，我們天天都在幻想着以後

的日子。但是立刻看到，事實非但不能使我們滿意，反而更不如從前，聽說又打起仗來了，而且是自己打自己。

有一次，武功的大學生開「五四晚會」，爸爸的學生要我去講一個故事。爸爸便找了一本葉紹鈞先生著的「稻草人」中的一篇「傻子」要我去講。講完退下來的時候，我聽到一陣雷也似的掌聲。我拿紀念冊去請大學裏的幾個哥哥姐姐給我題字，其中有一位大姐這樣寫着：「在這個苦難的時代裏，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的去改造這個世界……這『努力』，也許就是傻子故事中的那股傻勁，但願我們這一代的人都能多出點傻勁！」

這個故事，這幾句題詞，使我開始想看清這個世界。果然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這個世界裏有着許多的不平等，不合理……

回到了杭州，我們生活還是不容易維持，常常不到半個月就把爸爸一個月的薪水用光了。我看到了被飢餓折磨着的憤怒的民衆，像一大股不可遏制的潮水，湧進米店去。我聽到大學生們高高的喊着：「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爲了生活，媽媽不得不帶了兩個妹妹到北平去教書。臨別的時候，我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心裏比刀割還要難受，可是媽媽只眼睜睜的望着我們，含着淚說：「多來信！」我默默的點了點頭。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母親。從此一切都得自己去做了。每天一放學就作飯洗碗……但久了也就慢慢的慣了，並不覺得怎麼辛苦。誰說我不是一個大人了呢！我什麼都會做了，除了自己，還照料爸爸和妹妹。媽媽來信說：北平的生活程度很高，她們天天吃窩窩頭，妹妹們總是哭着，吵着，不要吃，她只得含着眼淚哄她們！

是誰把我們好好的家庭拆散了？是誰使得我離開了媽媽和妹妹們？但是我常常這樣安慰自己：你已經够幸運的了，有書讀，有飯吃。向外面看看吧！多少個和你一樣大的孩子在餓着肚皮，在做苦工，在受罵，在挨打，得不到溫暖！得不到慰藉！同時我睜大了眼睛，望着那遙遠的天邊。總有一天，這裏會變成一片自由的土地，沒有砲聲，沒有飢餓，沒有流亡，也沒有呻吟。每個人都快樂的工作，到處充滿了溫暖，和平，歡笑和歌唱！

是的，我已經長成了，像一塊鋼鐵似的從苦難中磨練出來。我相信，無論在多大的風暴裏，我決不會屈服，而且將表現得更茁壯！更個強！

搬 家

勻 皿

我是個鄉下孩子，熟悉的只是鄉野。自從家搬進城來，我就不快活啦。我時常呆在家裏想：幹麼要搬家？幹麼把家搬上街來？鄉下不好玩好耍嗎？我真想去問問爸爸，告訴爸爸，我不喜歡這狹窄的街道——陰溝裏老滿出一股臭氣難聞的污水，不喜歡那背街的小巷裏——每早晨老鋪滿了人糞和狗糞。連那街後的石河裏，老看不到一點清水，破瓶、碗碟、洋鐵罐子……到處都是，有時還躺著個死狗、死貓……我真怕這樣的地方。尤其使我不快活的，是那些穿著「洋衣服」的學生。他們整天在街心上撞着人家的膀子；有一次還踏了我的脚。我問他們「爲什麼？」他們瞪着我，握緊了拳頭想打我。我想我們鄉下孩子，該受點欺吧？因此，我白天就不敢出去，晚上也不敢逛街，老呆在家裏，越想越發悶；我真想問問爸爸，幹麼把家搬上街來？可是一看到爸爸陰沈的臉，我就不敢開聲了。

我這樣老呆在家裏真急壞了。我想我這响要是在鄉下該是多麼快活呀！一走出家門，我就拉着大娃和毛頭陪我去村後的林子裏拾柴。拾柴是假意，真的還是細心的聽着那些白鷄鳥的叫聲。一找着牠們的窩，我們就用棍子去搗；棍子搗不到，我們就爬上樹去，死力的搖晃着樹枝，直把窩裏的蛋搖落在地上碰成了蛋渣，我們才大笑起來。到得太陽正中我們回去的時候，每人籃子裏總會裝滿了柴火。吃了飯，我告訴媽說要到林子裏「歇中涼」去，又邀了大娃和毛頭到林子裏去搗鳥窩，「斑鳩呀，喜鵲呀，連那些不知名的小鳥呀，都給我們攆得滿林子亂飛。我們鬧得滿頭大汗了，便找一塊草地，迎風躺下。要是在六月裏，我們就光着身子；你打我屁股，我也還你一巴掌，劈劈拍拍……打得個不可開交，鬧得汗流如雨了，重新迎風躺下來。大娃開口唱起來：

放牛的孩子好心傷，

半夜爬起摸牛槽。

摸摸牛犄兩頭尖，
開開大門看看天。
東邊一看雨瑟瑟，
西邊一看雨成片，
拿頂斗笠頭上戴，
拉着牛繩朝外牽，
一牽牽到燒中鍋，
牛肚子飽噯人肚子餓！

「你肚子餓啦，哪兒是人肚子餓！」我聽他唱到這裏，總故意打趣他。大家就哈哈的笑起來……

我也喜歡到塘裏去洗澡。我不會游水的，可是拉起牛繩就想到草塘邊去找大娃和毛頭。老遠我便看到他們倆在塘裏踩水。我把牛繩拴在牛角上，讓牛自由自在的吃草。自己兩隻手叉着腰站在灘上，看他們倆比賽着打水。「來哇！怕什麼？」他們招呼我，但我還是一動不動。「幹麼老站着，來哇！我助你一把！」於是我「撲通」的跳下水去，連打了幾個寒噤，一步也不敢移動。大娃划過來拉我，托着我的下頰，我兩手死力划，兩腿拚命的打。碰着一塊大石頭，我們就挨個兒站在上面：「跌東瓜，跌西瓜，跌在河裏摸蝦蟆。」唱完「撲通」一聲，三個全跳進了水裏。

有時，我們也鬧着「奪江山」。我們村後的小山上有一個土墩。每次我們放牛，大娃總占先登上，要我和毛頭倆從下面向上攻。我們勉力才爬上去，突然被大娃撞下來。不跌破頭，腿上也得擦掉了一塊皮。有時我們幾乎要哭出來。大娃有些嚇着了，他就說：「敢再來？不要淌眼尿啦！」我抹了把眼淚再攻上去。大娃就假裝軟軟的跌下去了。他年紀大，氣力大，就這樣哄着我們。

現在呢？爸爸把家搬上街來了。我已離開了那可愛的村子，離開大娃和毛頭和那熟悉的林子。整天只看到灰

色的街壁，污水泥濘的發臭的街道，還有走在街上的那些搖搖擺擺的穿「洋衣服」的學生。我不快活，但又不敢跟爸爸講，只好獨自發悶。

「發悶？幹麼要發悶？」忽然我自己儼聰明了起來，想還是找點事來做做。去幫媽媽燒鍋吧？可是媽媽不要我，她怕我搞出火來。去幫姐姐洗衣吧？姐姐說我洗不乾淨。去幫爸爸做木匠嗎？那更不行，我還小呢，連一把斧頭也拿不起。那麼怎麼辦呢？我還是雕我那兩個沒有雕成的木頭菩薩吧。

沒過兩天，兩個木頭菩薩就雕好了。我見「他們」的衣服不好看，就用青草把染綠了。又看「他們」的臉不是肉色，就撕下「門對紙」把染紅了。我心裏多麼快活呀！對門的張三娘來看看，笑了起來。隔壁的胡大爺也來看看，也笑了起來。他們都誇讚着：「哈哈，這聰明娃兒……」可是爸爸看了却皺皺眉頭：「唉！這麼大了，光曉得頑皮，怎麼好！」他說着低下頭仔細的看看：「爲什麼不笑？」是的，畫上的菩薩堆着笑，爲什麼我的兩個雕不出笑臉來？

晚上，爸爸和媽媽在昏暗的茶油燈下談論着我：「唉！這麼大了，光曉得頑皮，怎麼好！」爸爸抽着煙，眉頭皺得更緊了。

「我看，還是跟你自己學個木匠手藝好。」媽媽揣摩着爸爸的心思。

「不！」爸爸搖一下頭：「像我這行手藝，養不活老，養不活小，而且不發旺人家……」

「那麼，讓他學做生意吧。管他是雜貨、京貨、布店……都可以。」

「可以倒可以。不過孩子年紀還小。我以爲還不如讓他先念兩年書，往後好學個醫生。醫生學成了，人家會把錢送上門來。坐在家裏有吃有喝的。」

「那，就這樣吧……」

夜深了，爸爸和媽媽都睡了。我躺在牀上想：明天爸爸要送我念書去了。我真想不通，爸爸爲什麼把家搬上街來，爲什麼又要送我進學堂？可不是明明教我去受那些穿「洋衣服」的學生欺負嗎？

父親和我的希望

大拙

我出生在瀋陽漢水的陝西安康縣。才幾個月大，便被人抱着翻過了峻峭的秦嶺，來到古城西安。在西安住了六年之久，又搬到陝南的漢中去住，一直到民國三十年又搬回西安來。在這長久的歲月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的父親。但是，他却在這歲月的末了，永遠跟我分開了。

父親非常喜歡我。我最早的記憶便是他那不大胖的稍帶點嚴肅的面貌，他那形式終年不變的長衫，和他那低沉的語音——他不愛高聲說話，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都刻得很深了。

父親平日不愛說話。我在幼年的時候，曾害過一場病，不很重，但是不能下牀。他每天辦了公回來，便給我講故事——那是很少有的事，孫猴子鬧天宮，三國，聊齋……還有許多我現在還不知道是哪些書上的故事。我聽得有趣，纔講完一個，又求他再講一個。從此每晚講，一直到病好了為止。後來我愛看小說的習慣，多半是受這疾病的影響。

他除了讀書，唯一的嗜好便是字畫和古玩了。尤其是字畫，他收藏的很多。每到星期日，街上的古玩店他全得走個遍，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貨色，有時還領着我；如果買了回來，就掛在他臥牀前面的牆上，睡覺也看，起來也看，立近看看，又站遠看看——一連好多天，他的精神完全寄託在這上面。有時我站在旁邊，當他凝視了半天之後，便回過頭對我說：

「這是真的，祝枝山，他和唐寅『齊名』哩！好極了！」

「齊名」是我常聽他說的。於是我儘頭把這畫看了又看，和往常一樣，無非是那些無味的花木，或是那沒有下半個的山，流不到底的水……他看我提不起興趣，也就不常給我說了。有時逢着顧炎武、林則徐等的作品，他知道我曉得這些人，才偶爾叫我看看。但我還是不懂，也看不出所謂的「好處」來。有一天，他拿了個大端硯回

家，得意的對我說：「這是明朝海瑞的硯臺，你看這三條龍和波浪刻得多好！」我看這上面龍頭和龍尾隔的很遠，也分不清楚誰是誰的，哪裏說得上好。不過海瑞我却是知道的，因為前幾天剛看過一本「海公大紅袍」。翻過來一看，硯背面有四個篆字，費了很大的力才看出是「海瑞珍玩」。

父親希望我文章能寫得好，常給我講些新舊文章。不過他和老師不同，全由我的意思，愛不愛由我，背不背也山我。我覺得這樣得益要比在課堂上多得多。我覺得他雖然有些「守舊」，但從這件事看來，倒不是那些「老腐敗」。

去年冬天，家裏經濟拮据。父親晚上兼了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師。天特別冷，母親病着，我們的老家白河又在打仗。老家裏的人不知到哪裏去了。因為心裏着急，母親病才好，他跟着就病倒了，從此一天天重了起來。全家人都很焦急，一天請幾個大夫來看。大夫都連聲說「不要緊！不要緊！」開了藥方就走了！這一個說前一個的藥方開的不對，後一個又說這一個開的不對，到底也不曉得哪個對。第一個大夫說是氣管炎。第二個說肺有一點毛病。第三個才說是肺炎。那時父親已經昏迷過去。以後的大夫連藥方也不肯開，說就是開出來，此地也買不到藥。這樣的遷延了幾天，一天早晨，他就永別了我們去了！

在他還沒有昏迷的時候，家裏人要我到學校裏去請假。他聽見了，就用微弱的聲音阻止道：

「是成娃（我的小名）嗎？我不要緊，讓他去好了。」——這句話現在好像還在我的耳邊響着。

但我仍然請了假，整日坐在他身邊。他在囑語中還念念不忘家中以後的生活怎樣過，語音很含糊，後來就一點點也不能辨別了。

父親本來希望我像他一樣做一個古玩家，或者小說家。我小時候覺得小說最有趣，心裏也着實高興。可是自從父親死了以後，我深深感覺到不懂得醫學吃虧不小。假如我稍微懂一點，那怕不會治病，大夫的藥方，總可以知道可以吃不可以吃。父親的病也不致於吃壞了。並且我還可以救治別人。父親也說過：「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立定了志向，希望我將來能做一個「良醫」！一個「好」大夫！

我盯住了那牆上掛着的字畫。好像看到了他那穿着長衫而高大的影子，漸漸的，他的面孔現出來了，和藹

的望着我，好像說：「你的希望是對的。」

唉！我敬愛的父親。

我的幻想過程

易星星

我喜歡幻想，從小，幻想就占去了我多半的時間。

三歲我就失去了偉大的母愛。在孤伶的生活裏，看到別人家的母親那樣的愛撫孩子，常使我羨慕得要發狂。這缺陷能用什麼來彌補呢？於是我只有幻想了。

五六歲時，我常常幻想着我有一個常常擁抱着我的慈愛的母親，她關心我的衣食；常常問着我飽暖。或許有一個慈愛的祖母，她坐在靠背椅上，我拿着小椅子坐在她的旁邊，替她打扇或是搥背，一面聽着她講神奇的故事。每逢在散學回家的路上，我想得更多了：「祖母這時在作什麼；母親……」想得出神的時候，常常會碰着街攤子，絆着地上的石頭而跌了一大交。然而回到家裏？屋子裏冷冰冰地，我禁不住要發抖……

進了高小，我那對母愛的渴望漸漸的沖淡了。我開始懂得了一點點國家、社會、世界。我也和大家一樣地夢想着進中學、大學……將來成一個科學家、文學家、航空員……或許是革命志士。可是幻想到底只是幻想，高小畢業的時候，一聲晴天霹靂，我失學了——因為家裏負擔不起進中學的費學。然而我還沒完全絕望，我幻想着世界上有一些慈悲的學校，專來收容我們站在學校門外的苦孩子。於是我每天翻着報紙，或許跑到街上，一字不漏地看各學校的招生廣告。然而我失望了，每一個學校都掛着「無錢莫進來」的擋棍牌；間或有一兩個收費較小的國立中學，可是路又隔得很遠，哪裏來的路費。

希望跟着失望來了，幾部名人傳記使我的思想改變了過來。難道知識只能從學校裏獲得？我想到了高爾基，他的「大學生活」不就在碼頭上、工人區裏、麵包坊裏過的嗎？他沒有進學校，然而，他不是成了名聞世界的文

學家？他不是用筆呼出了大衆的痛苦，給了大衆求生的勇氣？他不是爲大衆謀了福利？他在生活中學習，卻比一般人，在學校裏學到的更多。

我的心漸漸地開朗了，我開始自學。起先倒還好，我從家裏僅存的一堆書裏翻出了幾本我能看的書。我仔細地看，而且還做了筆記。然而，以後呢？可以看的都看完了。家裏窮，買不起書，又沒有誰肯借給我。我也想着到書鋪裏去看書的辦法。然而我得在家裏做飯、看屋……而且這小地方也找不出一個像樣的書鋪。

我的心空虛了，絕望了。孤寂、難過……一齊湧上我的心頭，我成天想痛哭，我想自殺，想逃，逃到天涯海角，不知道的地方去。

時光一天天地在絕望中挨過。終於，這兒開辦了一個簡師，我——一個被關在學校門外的窮孩子，悵悵地又跑進了學校的圈子。

失學的痛苦我受盡了。我剛進學校，聽到秦主任的一套「生產教育」的理論，心又開始沸騰起來。我幻想着自己畢業後，怎樣克勤克儉地省下錢來，辦一個貧民生產學校。這學校一面教貧苦失學的孩子識書，一面又叫他們以「生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要是再有盈餘的錢，我便竭力地擴充這個學校，使它得多收容一些貧苦的孩子，由這樣推廣到全縣，全省，甚至全國。但是這幻想很快的又幻滅了。秦主任又告訴我們說：「政治沒有搞好，教育是不會好起來的。一個單獨的學校那就更不用說了……」從他的話我又多懂得了一些，我知道我所幻想的那個「貧民生產學校」在這樣的社會裏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於是我把幻想推開去。我想着世界的前程，我想着世界就好像是一個家，不再有爭吵，更不會有什麼侵略。全世界的人都一樣有飯吃，有書讀。而且大家都在工作，找不出一個不工作而專門剝削他人的「享福」的人。

我要把這想頭傳給別人。我要使每個人都不要爲自己打算。我要使每個人腦子裏面的自私的想法消滅得乾乾淨淨。等我畢業了，做了教師，我一定首先把我的這些向我能接近的孩子們中間傳開去。

我 這該不算是幻想了，這是我的志願。

生活的故事

鍾光

我四歲的時候，父親因病逝世了。他未死之前，生活荒唐無度，俗語所謂「嫖、賭、飲、吹（抽鴉片）」四個字都有他的份。他把所有的家產差不多都花光了，遺下來的是三間古老的小屋子，一張典給了人家的四十多畝田的田契，和屋背後一塊小小的菜園。此外就是一筆很大很大的債了。

父親死後不久，大哥也永遠和我們分別了。姐姐也出嫁了。這樣一個家庭就祇贖了母親，二哥，三哥和我四個人。經過父親和大哥的喪事，和姐姐的出嫁，我們的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在沒法可想之下，第二年母親便和我們兄弟三人到外祖父家裏去過活。外祖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雖有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算健康。他常常抱我，給我糖果和餅乾。母親也常說，外祖父是很疼愛我們的。

過了兩年，母親和我們弟兄又回到自己家裏。因為我們的祖產很大，當時有人提議要分家，我們便回來等候着。結果我們兄弟所分到的，除還了一部分債務外，還剩了十多畝田。我們就靠這十多畝田來過活。雖然東借西貸的，開支仍舊不夠，外祖父又時常給我們一點貼補，生活還能勉強挨得過。

我們家雖是這樣窮，我和哥哥却沒有失學。因為我們村裏有一所國民小學，收費很少。而且我們家族裏有一種津貼，凡是入學校讀書的，都能享有，祇是按學級的高低，津貼多少不同罷了。

在初小的時候我讀書雖不很勤，但總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念不書出來。除算術很少得到滿分外，卻也很少得過六十分以下的。因此鄰居的人常常說我有點「狗屎聰明」。我自己也不懂得什麼聰明不聰明，只是有個習慣，先生講完了書，我跟着就讀，讀了幾遍，差不多熟了，便一溜煙的跑出外面玩耍去了。等到先生說要念時，我再讀幾遍，就勉強可以應付了。這種習慣是二哥教給我的。

在初小我認識了一些字，懂得了幾條加減乘除。畢業後跟着便考進了高級小學。高級小學離家有四里路。為

了家裏窮，我一日兩餐仍跑回家來吃，晚間睡覺得搭同學的鋪。

在高小裏面，我開始接觸了更多的事物。在學科方面，除了國語、算術，又多了社會和自然兩科。我對這兩種科學很感興趣。學校的圖書報紙不多，新的兒童讀物很少我得到，我只能讀報紙。記得那時是三十二年，日寇正在大舉侵犯湘桂的時候，報紙上天天登著悲慘的消息；我軍由長沙退到了衡陽，由衡陽退到了桂林，又由桂林退到了柳州，再由柳州退到了貴州的省會——貴陽。而盟國的軍隊呢！卻節節在勝利，美軍在太平洋上的逐島進攻，占了一個島又是一個島。蘇聯的紅軍更了不起，納粹的軍隊一批批的被消滅，大城市一個個的被克復。為什麼盟國的軍隊就能夠打勝仗，而我們的軍隊卻一敗塗地呢？武器不好嗎？不見得。盟國不是送給我們很多的武器了嗎？盟國不是整日出動幫助我們轟炸敵人嗎？我們的軍隊打不得仗嗎？也不見得，台兒莊和長沙的幾次大捷不是一個很好的反證嗎！還有當時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肅清貪官污吏，報紙差不多天天在揭發貪污，政府也下令說要肅清貪污，但始終沒有見認真實行過。還有……許多許多的問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清楚。去請教先生，他們的答復不能使我滿足。後來二哥從中學放暑假回來，我向他提出了悶在心裏的許多問題，要他給我解釋。二哥對我說得很多，但是有很多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告訴我，要澈底了解這些問題，只有多讀書，多請教先生和長輩。

當我纔進初中的時候，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我一聽到了這消息，歡喜的形容不出來。我笑着，跳着，叫着。第二天恰巧是星期日，我便回家去告訴母親。母親卻顯得很冷淡，好似她老人家早已知道今後的情形似的。我再追問她一句，「日本鬼子投降了，媽，你為什麼不歡喜？」「那就好了。」她祇回答了四個字，仍舊戴着那副老花眼鏡，一針一針的給哥哥做鞋子。

當時我為什麼這樣快樂呢！因為二哥說過，只要抗戰勝利了，我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自由的，平等的，幸福的日子就到了。那時候大家都有書讀，有工做，有飯吃。於是我便憧憬着勝利以後的時光。可是現在勝利快將三年了，事情怎樣呢？全國各地仍舊烽火連天。天災，人禍，一片混亂。還說甚麼有書讀有工做有飯吃？想起了這些，我真要追問二哥了。可是二哥在去年剛考完高中畢業試，沒有回到家便失蹤了，現在還沒有下落。我和三哥爲了這事情痛哭了好多次。母親更流了不知多少辛酸的眼淚，身體消瘦得不像一個人了。

我自從進了初中，生活的圈子漸漸的擴大了。我認識了許多朋友，對書報的愛好也更甚了。可是我對社會的認識還是不夠，我需要加緊的學習。

這口刀就是我自己

寒谷

我是倔強的精靈……我有我的思想，我有我的愛與憎，更有那些給愛與憎燃燒起的鬥爭。

我是一個沈默的人，我嘴邊從沒有發出過狂喜的或者惡意的笑聲。

我的心無限的廣闊，我的思想常常奔馳在廣闊的原野，奔向遙遠的地方。

我愛着每一本好書。書本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些是壓迫我們的人，哪些才是善良的友人。我看到了許多張吸血的嘴巴，我看透了許多副偽善者的面孔。我明白社會原是變動的，在一定的規律下變動着的，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撓這變動。因此我要和正義做朋友，要跟醜惡做對頭。

我愛一切善良的人們，我崇拜正義，樸實，正直。一切虛偽的人，頑固分子，他們永遠別想我順從他們。我強烈的憎恨他們。

正因為我有正義感，正因為我為着這紛亂苦難的祖國而憂愁，我驕傲。

我面對着那些沒有正義感的，對這苦難的祖國沒有分擔一點憂愁的人們，我的確值得驕傲。我甚至看不起他們。

我是出生在窮苦的農家，生長在困苦悲傷的環境中。在不幸遭遇中，我吸取了許多人生的真實的知識，也使我知道這社會的黑暗及一切醜惡。然而在困苦和不幸的大洪爐中，我鍛鍊成一塊強硬的鋼鐵。我又用我自己的正義感，把這塊鋼鐵打成一口鋒利無比的尖刀。

這口刀就是我自己……

這口刀並不是給屠夫去宰牛，殺羊，而是給正義去行使。正義會拿着它向着那些吸吮人類血液，埋葬了良心的獸性的人們砍過去。給他們打擊，把他們消滅。

我沒有畏怯，我要用這口刀毫不容情的結果那些人類的害蟲。

我更希望我這口刀越戰鬥，越光亮，光亮得像太陽。讓這光亮去照亮別人，照亮一條黑暗中的崎嶇的夜行道。

我希望我這口刀能促使民主早日來臨，讓祖國每個角落充滿了光明和愉快的笑聲。

自我介紹

潘桐桐

奇怪，這世界上怎麼會有我的？爲什麼我又會叫做「桐桐」？爲什麼我不是隔壁王家的龍龍，也不是馬家的小梅呢？這個問題我老是在想，想呀想的總想不出一點頭緒來。我問馬小梅，他說：「管它呢，總之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了。」不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是何等的偉大而神祕啊！

今天我到圖書館裏去，看見開明少年上有個徵文啓事，題目是「我」，怪新穎有趣的。我問媽媽該怎麼做，她說：「別忘了自我介紹。」好，那麼我就來個自我介紹吧！

我姓潘，名桐桐，廣東人，今年十四歲——實足年齡還沒到十三歲，很小就沒有了父親，也沒有到過廣東。媽媽是師範教員。我在中學初二年級讀書，那位江北先生喊起我的名字來，像「胖東東」似的；因此大家又喊我「胖東東」。其實這個綽號怪難聽的，我又不算頂胖，人家說胖子要中風，我才不會呢。

我在校中跟大家都很好，不過最好的朋友是馬小梅，我們兩個同年，同班，而且同桌，你說怎麼會不要好？我最喜歡的功課是英文、算學。要說最不愛的就是江北先生的化學了。這個化學沒有一個人喜歡，教室中成績表上的分數線，化學從來沒有九十分以上的。英文，算學的分數，班上總是我在頂高，另外的就靠不住了。有

些時候我真想發奮用功一次，要將所有的分數都是我最高。但想是這樣想，結果總有樣把比人家低，實在氣人。人家說我英文好，又會說話，將來可以做外交家。真的，我也有這個理想。外交是很有趣的，而且在國際間也非常重要。像去年九龍事件，中國的地位真倒霉透了。

我很希望將來我能够出名。人家說：人生如夢，像在演戲；生活沒有意思。這話我可不同意，人生像個夢，不錯，像在演戲，也對。但生活無意思卻沒有道理了，媽媽告訴我「能生長在這個世界上，就是幸運。」何況這世界又是如此的神祕，瑰麗！

前些日子，我們讀了赤壁賦，裏面有這末一句：「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我們人在這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只不過是滄海中的一粒粟米罷了。可是我想：正因為人生太渺茫，太短促。我們才需要更努力，緊抓住這短短的幾十年，深深的造就自己。人是要死的，但是名字卻不會讓人忘了。我們在歷史書上讀到多少少的外名人，不是幾百年後還在受人崇拜？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總得做一番事業，才不冤枉的做了幾十年人。

我很難得生氣，也不常讓憂愁侵蝕。我看見許多人整天愁眉苦臉的，好像全世界上要算他最苦似的，滿嘴的痛苦、悲哀。當你第一次聽見，準會以為他即刻就要去自殺。這樣脾氣的人我最不喜歡。媽媽對我說：「我們有哀痛要將它放在心裏，不要表露出來，讓人家也不好受；更不要整天嚷，使人家聽了厭煩。」真的，要說痛苦，哪個沒有，快樂是要自己去尋的。

大家說我是樂天派，其實我何嘗沒有煩惱？人家都有父親，單我沒有。人家的父親天天陪他們耍，我的父親只有在照片上笑嘻嘻的。王龍龍他家去看電影，爸爸媽媽還有一大批弟弟妹妹，多有趣！多熱鬧！我呢，只有媽媽一個人撫着我。跟他們一比，冷清極了，我真要流眼淚！

別笑我流眼淚，我是不愛哭的。馬小梅那麼美的人，哭起來都是一付醜樣子，給人家去羞她。讓人家羞，多麼難受！而且我一不高興，媽媽也要不開心。媽媽常說我是她唯一的最大的安慰。我假如惹她生氣，還

要告訴你們的：我雖是廣東人，說的卻是北平話——因為媽媽是北平人。還有：我是個女孩子。

過去和現在

鏡照牆

我是一個怪人。親密的朋友說我熱情，容易相信人，但是欠活潑。普通的朋友把我看做逞強、驕傲、魯莽、老愛做些滑稽事的傢伙。親戚說我做事做得癡，看書看得呆，十足的一個蛀書蟲。

且不說別人批評得對不對，我卻有一個被人公認的特性。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肚裏放不得話，腦裏藏不住念頭。我恨的，我就得攻擊；愛的，我就得讚美。

我不是詩人，卻過着一些自命詩人的浪漫生活——讀書做事毫無條理，說話急得舌頭轉不過來，牀上衣服裹着書，被窩捲着筆記簿，抽屜麻亂，頭髮像鳥窩。無論冬夏，襪子不穿。無論春秋，鼻子老吮着鼻涕水。整日找東東不見，覓西西不着，這裏抓一把，那裏摸一下，忙忙去，百事無成。

但是我有着我的理想。我渴望一個人類真正平等的幸福世界。爲了爭取這個世界，我決心奮鬥，不惜犧牲。我相信我自己能這樣做，我有足夠的勇氣與熱情。

十七年前，我誕生在廣州。在父母的愛撫下，過着美滿的童年生活。父親是中學教師，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他在觀音山腳下安置了優裕的安樂的家庭。

七七抗戰的砲火震動了我們和平安樂的生活。在敵人日夜的轟炸和不停的槍聲下，父母帶着我，離開了這居住了多年的地方。這一別到現在已有十年了，不料我還逗留在電被稱爲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這十年的流浪遷居的生活，一段一段都使人不會忘記。有兩年父親失了業。後來，父親在一家建築公司當一名職員，我們便移居到城外荒郊——因爲公司要在這裏建築樓房，容納這戰時繁榮起來的城市裏的過剩的人口。父親便負責遷去這一帶的荒墳。每天清晨，我背着書包到三里外的小學校去上課。夏天冒着大雨，冬天衝着北風。這時我家生活很困苦。大雨之後，我常常提着竹筐和小弟弟一起到草地上拾去「雷公屎」來做菜。星期日，

我得背着口袋進城買鍋粑，帶回家搽在米裏煮飯。我每餐塞三四碗飯落肚，可是依舊瘦骨嶙嶙。母親常年患病，身體很虛弱；因此我非常苦悶煩惱憂傷。我不時回憶起戰前的生活，甚至嫉妒那些生活不受戰爭影響，不愁吃穿的快活的孩子。我莫明其妙的怨恨起自己的命運來。在上學校去的路上，我不時幻想，假如能拾到一大袋的鈔票，或者一小盒金銀珠寶，那多麼好呀！我要造一間房子——我們住的竹籬房子真討厭，熱天像蒸籠，冬天像沒有牆的亭子——我要給爸爸買件暖和的衣服，給媽媽請個好醫生。我要送給看葡萄那個可憐的王二一袋果餅。我要……我要……啊……啊……我會想得手舞足蹈的跳起來。

不論上學，回家，進城，在馬路上我老是細心的四面張望，留意每一個紙團，每一個包裹，有時候以為真拾到個什麼了，心就蓬蓬的跳，膽怯的向路上行人瞞幾眼，又急忙趕上前，把心目中的財寶拾起來；但每次都只檢到一些廢物，我懊喪的把它們扔下。後來再遇這種情形，我就光用腳去踢了。

日子久了。這種發意外財的思想並沒有減淡，隨着，一種悽涼的情調掠過我的心。那時我看了一些失敗主義作家的文字，加上環境的窒息，使十二歲的我有了與年齡不相調和的情緒。我認為自殺是對於殘暴的工具；是高尚。殉難，是苦難中最好的歸宿。我感到人情的冷酷和人生的慘淡。當我在烈日下舉起比我還高的鋤頭，去墾那纏滿了草根硬如石塊的土地，當我受了有錢孩子的白眼，當我在飯桌上，恨恨的用筷子亂挑那僅有的一碗辣椒，母親的筷子無頭臨臉的打下來的時候，我便嗚咽的流出眼淚。我想到只有一個排除痛苦的方法，就是結果自己的生命。我還咒罵這社會的醜惡。我沒有想到地球上也有着熱烈的，真誠的人活着。

一直到我家離開那荒涼的墳地，住進城裏，我進了中學之後，我才逐漸從悲觀厭世的束縛中掙扎出來。我立刻被捲入抗日救國的熱潮。三十三年長沙大捷的慰勞募捐運動，我跟着大夥兒廢寢忘食的在街頭奔走。我們在街心攔住每一架黃包車，湧進茶樓酒館圍住每一個闊綽的先生太太，我們聲嘶力竭的向一些大老板勸募。我們不是被每個人都歡迎的，我們曾被一些人像蒼蠅一樣的攆走，我們會挨罵，甚至挨打，但我們仍然興奮激動，沒有一點疲倦和怨尤。

整個桂林城沸騰起來了。十字街口搭着募捐臺。喇叭筒狂熱的呼喊著。街頭水洩不通的湧塞着人。小販、車

夫、工人，他們省下了飯食，親手將僅有的鈔票塞進學生的竹筒裏。富人在狂熱的人們身後不聲不響的溜開了。馬路上的包車逐漸減少了，公館的大門閉得緊緊的。小公務人員的衣襟上卻插滿了國旗等等的義賣品。他們友誼的慰撫我們，鼓勵我們。

我睜着火眼睛，異驚的發現了世界上有着許許多多的好人，也更瞧透了社會上的敗類。我不但對這世界有所恨，而且有所愛了。

這使得我又熱烈的愛好起生活來。在桂林淪陷的時候，一家人躲在附近鄉村裏。我一個人默默的承擔 整個家務：煮飯、洗衣、挑水，上深山去砍柴，到荊棘滿佈的竹叢裏去拔筍，翻山涉水的去趕墟。我苦幹着。我眼睜睜望着敵人的掠殺焚燒，我沒有哀傷。在敵人的統治下，在可怖的飢餓下，我只堅定沈着的等待祖國的勝利。可是現在勝利快三年了。人民的生活，甚至人民的性命，並不比在敵人鐵蹄下能得到更大的保障。父親仍舊是個窮教員。我總算藉朋友的幫助，還能進學校。

我不怕個人的不幸，我知道災難會把人煉成鐵，鍛成鋼。我要在苦難中和千百萬同樣受苦受難的羣衆緊緊的擁抱着，共同呼吸，共同奮鬥。只有在羣衆裏面，我才有我的生命，才能表現出我的力量！

我做過半年叫化子

吳金慶

說起我自己，我眼眶就充滿了眼淚，心頭一陣辛酸。

我出生在廣東茂名縣一個小小的鄉村裏。從小生活就很窮苦。家裏有爸爸媽媽哥哥和妹妹。就靠每天全家大小上山去打柴賣過活，連飽暖都談不上。不過，我從沒有埋怨過這個窮苦的家。爸爸媽媽很愛我們兄弟，我們也很聽他們的話。因此我們雖然窮苦，卻是快樂的。

可是，不幸的事情從天而降了。前年我才十一歲的時候，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們兄弟正在屋裏聽爸爸講故

事，村上突然來了一羣強盜，非但把所有的東西搶個乾淨，還放火把村上的房子全燒光了。爸爸因為和強盜抵抗被刺死了。我們一家人就在這天昏地暗的極其混亂的時候分散了。我一個人向村邊的樹叢中逃。想起爸爸死了，媽媽、哥哥、妹妹都不見了，家也完了，我就傷心的仆在草地上哭泣。哭着哭着，因為疲倦過度，便睡着了。當我醒來的時候，天已大亮，我不知道到哪裏去好。忽然看見村上的三個平時一起玩的孩子走過。我不作聲就跟着他們一起走。走了約莫三十里路才到了他們的姊姊家裏。我什麼都不懂，也走進去坐着。到吃飯的時候，他們不叫我吃，還要趕我走開。當時我不知如何才好，不由得大聲痛哭起來。但爲了肚子餓，我只好討飯吃。從此，我就變成流浪街頭的孩子了。每天要走過千家百戶才得一飽。有時人家非但不給我飯吃，反而放狗來咬我。在討不到飯的時候，我就到田裏去挖別人的蕃薯，萬一被捉到了就得挨打。晚上我睡在人家的屋檐下，任憑風吹雨打，天氣又冷，肚子又餓，沒有人憐惜。唉！我真情願死。

流呀流呀！好像河裏的水一樣，我越流越遠。一天又一天，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終於我走到了廣西柳州。在柳州討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柳州叫化了滿街都是，有錢的人家只知道自己的舒適，餓死個把窮人他們是不在心上。所以我雖然每天挨門挨戶的討，所得到的也難得一飽。有時候幸運的討得了一點，還常常被那些個子大的同伴搶去。唉！在這個世界裏有錢有勢的人固然在欺壓窮人，連窮人也同樣的在欺負着窮人呀！

半年痛苦的流浪生活，使我失去了一個孩子原有的活潑的性情。我感覺到在世上再沒有誰來憐惜我，撫慰我了，我永遠得不到歡愉和溫暖了。正在我極其失望的時候，好似上蒼憐憫我，把我救出苦海。去年兒童節那天，那些有父母的孩子們都歡天喜地的，穿着美麗的服裝，吃着又香又甜的糖果，拿着玩具到處亂跑。我看了便回想起我的家和家裏所有的人，傷心得流下眼淚來。我肚子雖餓，也沒有心情去討飯了，只望着別人發呆。那天晚上我睡在菜場裏的豬肉櫃下，想着媽媽哥哥和妹妹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想着想着，不覺就睡着了。半夜，我忽然感覺有誰抓住了我的肩膀，伸手一摸，啊！原來是一隻粗大的手。正在我非常恐怖的時候，電筒突然一亮，我是被一個高大的警察抓住了。我心跳得利害，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或者因爲偷了什麼東西而被抓了，於是用力掙扎。但那警察卻和顏悅色的說要送我到一個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有牀睡的地方去。我平時挨警察打罵過不

知多少次，他所說的我不敢相信，但是也不敢反抗；我跟着其他的小叫化子，一同被送到了失依兒童收容所。果然，他說的話一點不錯，一進去馬上有東西吃，有衣服穿，有棉被蓋。我歡喜得掉下淚來，從此我不再流浪了。

現在，收容所已改成育幼院。我雖然失去了家，失去了父母兄妹。但這孤兒的大家庭裏，我生活得很好。裏面全是與我同樣命運的無父無母的孤兒，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大家在一起學習、工作、遊戲……老師們好像父母一樣的愛着我們，教導着我們。我在人世間重新找到了溫暖，我開始踏上了新生之路。

我在逃難中生長

齊丕智

個多災多難的年頭——廿六年正月十八日，我出生在武昌。我生到這個世界來才不到半年，蘆溝橋事件發生了，接着便爆發了中日戰爭。我開始在猛烈的烽火中生活着，在兵荒馬亂的逃難中生長。

我的家庭環境不很好，安定的生活只過了一年多。在這短短的一年中，家裏父母姊弟聚在一起，非常愉快。而且有鄉下的自然的美景襯托着，生活更覺得可貴。我們希望日子能够就這樣過下去，可是侵略者的砲火却緊緊地追迫着我們，教我們不得不走進難民的隊伍。

在幾次的逃難中，使我對生活有了些閱歷。武漢撤退時，我們開始走上了苦難線上。一路上多少男女老少都背着行李，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向大後方去。我們當然也不能例外。當時我還不會走路，由奶媽抱着。只看到一羣羣的人很吃力地和我們一齊走着。這一次我們一直逃到了桂林。

戰事很不利，敵人南侵，湘桂大撤退，第二次逃難開始了。當時我已七歲，也背着個小包袱就跟着大人們在公路上走。一直走到汗流夾背，腳底起泡，這樣的一里又一里，一鄉又一鄉，大約走了兩天，我們便看見才開上南川的軍隊陸續的退下來，使我們心更加慌了。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深夜，走在前面的難民忽然不動了。聽說是軍隊要退，阻塞了路口，難民也想擠過去，忽然「砰」的一聲，軍隊用步槍示威了，於是我們一大羣人只得在路

邊夜宿了。

第二天清晨，我們很早就爬起來繼續逃亡，把昨晚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一天，兩天，三天，不覺的到了貴州的六寨。我們滿以為到了六寨，一定可以安息一番。誰知出人意外：一進街道只見滿目荒涼，房屋倒塌了，屍骨遍地，臭氣熏天，令人作嘔。鎮上的人不知跑到哪兒去了。這是戰爭首次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也是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件事。

過了六寨，不久便到了馬尾。一切景像和六寨一樣，不過這次並沒有受到驚嚇，我似乎鎮定了些。沿途上所聞所見，全是慘烈的破壞和搶劫。而上匪就是路旁的居民。唉！想不到還有人在同胞苦難的時候不援手相救，相反的還要乘人之危來搶劫。

悲慘的事像風一般地一陣又一陣的襲來。我們躑躅在上司過去不遠的一個山地裏，突然一陣機槍聲，難民紛紛向山坡上逃生，行李亦只得往草裏丟。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秩序非常紊亂，誰還顧得東西。槍聲過去了，膽子較大的才慢慢的出來找尋剛才丟了的東西，哪知都不翼而飛了。

一個煙雨紛紛的夜晚，月兒射不出光芒來。這景色好像預兆着一件可悲可愁的事的來臨。果然七時左右，忽然「得、得、得、得、」一陣馬蹄聲。只見馬路上一隊的日本騎兵，很威風的向前直衝，接着便是步兵，他們變成這裏的統治者，立刻施出他們殘忍的手段來，轟、燒、殺、搶，幸得我們露宿在外面，暫時逃過了這一場浩劫。可是殘忍的鬼子，卻不肯放過我們，他們用槍向我們亂放。「啊呀！一聲，我親愛的母親亦含血倒下了，她很快的就離開了我們。當時我不顧一切的站起來，「拍、拍、拍、拍、」手提機槍的子彈從我頭上飛過。我立刻人事不知的倒在地上。等到醒來，我的頭已躺在父親的大腿上，父親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在我的臉上。我沒有受傷，只不過嚇昏了罷了。可恨的鬼子，可憐的母親，當時的景象，至今還很深刻的印在我的腦海裏。

第二天迷濛的晨曦中，父親又被日本鬼抓去了。任憑我怎樣號哭，都沒法把父親救回來。日本鬼啊！日本鬼呀！我記着這血海的深仇，總有一天要我清算的。

我悲痛的帶着弟弟，逼不得已由小路上百無目標的跟着難民的行列逃亡。幸虧有一位陳上明先生照顧我們。

走了四天，總算不幸中之大幸，我們又與父親會面了。碰見時候那又悲又喜的心情，真非墨筆所能形容。父親帶着我們經過許多的困難才到達貴陽。沿途上時時發生殺人和匪搶的事，我們總算僥倖的避過了。到得貴陽的第二天，已經是新年了。

不久，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了。我們是多麼的高興！戶戶結彩，門門掛燈，和那發狂似的放爆竹，遊行。敵人已經投降了，血沒有白流，苦沒有白吃。大家可以過無災無難的太平日子了。可是復員不久，戰爭又起了，太平又成爲泡影。

復員的時候，父親因爲職業關係，要離開貴陽。一天朝晨，父親弄了四個糖雞蛋給我吃，接着把鋪蓋搬上門前的一輛吉普車裏。叫我們上了車。一會兒，車到了一片很大的廣場上。那裏有一間小屋了，一條飛機跑道。忽然天空傳來一陣馬達聲，擡頭一看，一架飛機從天上降下來了。許多從別地到貴陽的乘客都下飛機來。我們跟着便走進了機艙，只一會兒，發動機便很快的轉動起來，發出呼呼的吼聲，把我們載上天了。我從機艙的小玻璃窗俯望下面，山嶺如饅頭，房屋村落都變得很小。一刻兒出了貴州境，到了四川，首先使我驚奇的便是整齊的一梯田。兩個鐘頭後，飛機便降落在重慶珊瑚壩機場。從機場到街上要走一個高約三百餘級的石階。街道上雖然很熱鬧，可是馬路不很平坦。古人說蜀道難，果真不錯。

在重慶住了一個星期多，便要離開。父親帶我們乘機到柳州，因爲他到桂林有事。到了桂林，父親聽說有個育幼院，因爲父親此後生活不定，要東奔西跑的，因此暫時忍痛分離，送我和弟弟倆進了育幼院。他和兩位姐姐到南京去。戰爭一打就一年多。父親是個公務員，生活很苦，負擔更重，使我和弟弟暫時不能回家去見父親。

現在我已讀到五年級上學期了。我們過的是有規律的團體生活。五點半起牀，起牀後，便在井邊洗好臉，在操場上等候升旗。升旗後吃牛奶，然後上課。同學們有刻苦耐勞的精神，用自己的手製造出許多的東西來。我們同學合力開墾了一大片荒地做農場，種有各種瓜、豆、蔬菜，又養了豬。我們的生活雖然辛苦，可是很快樂。我做喜看書。書成爲我不可少的精神糧食。我希望我將來能從事於教育，或者寫作，把教育推廣到全國的每個角落去；使中國人民人人有知識，使中國富強起來。

兩個我

陳慈德

我是個貧苦人家的孩子了，兄弟姊妹很多。因為房租昂貴，一家人擠在一間由客廳改成的房間裏。家裏的事全搞得一團糟。又因為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每天看到的只是些愁眉苦臉，聽到的只是些愁窮道苦，使我們孩子的心上生成了對於苦悶只有屈服的印象。

孩子們是生性好動的，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沒法好好的玩，於是打架，吵嘴……弄得這狹窄的房間更加亂糟糟的。然而，這種活動也是不允許的。生活這樣困難，做父母的心裏納悶透啦，孩子們一吵鬧，他們自然怒火直冒，就拿孩子們們出氣。這樣的懲罰使我漸漸生了戒心，好動的心漸漸變成好靜了。

因為我變得好靜了，學校裏的運動，對我不大有緣了。並且學校裏的設備也簡陋得可憐，除了打打球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活動」了。在這種情形下，教科書成了我的好朋友，每天「子曰……子曰」或者「……好學生……要用功讀書」……地死讀着。果然，每學期結束，我的成績在班上總是數一，數二，老師時常對同學們說：「……陳慈德最好，讀書頂用功，真是個好學生。」回到家裏，父母親看見分數單上都是「優優上上優優……」也笑着對弟妹們說：「你們看，阿四（我的小名）多用功，成績多好。哪像你們！」於是，我驕傲地對弟妹們看了一眼，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低下了頭，臉也脹紅了。那些「榮譽」「有面子」的驕傲字眼，立刻鑽進了我的腦子。

我是個「優等生」，學校裏的老師們這樣說；家裏的父母親也這樣說；連隔壁隣舍們也這樣對我說，我自己也就這樣自傲着。但是除掉做個「優等生」，除掉「死讀書」之外，我知道些什麼呢？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只是關閉在這小小的圈子裏，一味的孤傲。外面的事，一點也不知道。虧得我還聽到些「命苦呀……」「窮呀……」「怎麼過下去？」這類的啞聲歎氣，或者是哭鬧，打罵。我漸漸地感覺到對現實生活的苦悶，甚至於害怕實現的

生活，於是我變得更靜了，並且漸漸地流入了神經衰弱的道路，由「自傲」變成了「自卑」。一般人都說我老實，我自己感到實在是自己懦弱。我什麼事都沒有勇氣去幹。明明知道再這樣徬徨，簡直是自己毀滅自己。但是，有什麼方法能堅強地生活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中呢？

正在這時候，我交到了幾個新朋友，他們都非常熱情，他們要我到圖書館中去借書看，並且把他們認為應當看的書介紹給我。我記得第一本介紹給我的是鄒韜奮先生的「經歷」，第二本是孫起孟先生的「學習、工作、修養」。這些書引導了我，啓示了我，使我擺脫了苦悶，使我有面對現實的勇氣。

自此以後，我一步步的懂得了做人的真理，使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中有幸福——由奮鬥來的幸福；有自由——由爭取得來的自由。那個世界，是由戰鬥得來的世界。

現在，我知道自己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許多平凡的人中間的一個；我不再自傲。同時，我又知道自己也有手，也有腦，決不會是個沒有用的人。只要努力，就會有光明的前途的。以前的自卑心理，現在也完全不再存在了。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已是兩個我了。這些都是朋友和書本給我的啓示和引導。是我從生活和學習中得到的好處。

我希望少年們能夠緊緊地攜手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學習，爲了擔負這個艱苦的時代。

我的名字叫阿強

鍾益棠

我的名字叫阿強，而我的性格正跟我的名字一樣——非常倔強。

三年前——我的慈愛的媽媽還在世——我是一個體格強健的十二歲的孩子，在小學五年級讀書，功課很好，每學期名次總占前三名。因此媽媽極其疼愛我。我在家裏時常大吵大鬧，爸爸常要打我，不過等他舉起手來的時候，媽媽就來幫我了，她把我「功課好」來搪塞爸爸，一面又狠狠的罵我幾句。爸爸也就算了！因爲爸爸是非常

媽媽的話的。

那時候，對鄰陳家伯伯的兒子黑炭是我的死對頭。他的脾氣也很倔強，而且喜歡佔便宜。碰到我就成了一個，一言不合就水火不容的大打起來。論氣力，我們倆是個平手——有時他被我打倒，有時我被他打倒。可是兩個人誰也不肯示弱，保持着一觸即發的局勢。

去年我小學纔畢了業，媽媽竟染上肺病死了。我悲痛極了。爸爸也非常傷心。媽媽未死之前，爸爸用掉了將近一半的財產替她治療，可是沒有用，媽媽畢竟去了！她死的時候還十分不放心我，她牽着我的手……唉！我想起來就傷心！

在家裏悲傷了十多日，我的心思漸漸地活躍起來了！可是我偶然走到門外。陳家那小子就當着我的面嘲笑我娘死了！我氣極了，撲過去就打。正打得厲害，爸爸從外面回來了。他心裏本來煩惱，看到我又在打架，不問青紅皂白把我拖進屋內就打。這回媽媽不再來幫我了！我第一次深刻的感到沒有媽媽的悲哀！

一個家庭沒有了主婦，一切都弄得雜亂無章！雖然我們家有一個很忠實的老傭人，可是仍舊骯髒不堪！弟妹衣破無人補……爸爸看到家裏這種情形，覺得非娶一個後妻來幫着料理不可了！三個月後的某一天，爸爸同一個陌生的女人到家裏來了。那個女人看起來好像很老了，據說還祇有三十歲！爸爸對這個女人顯得很殷勤……後來，對門的小黑炭看到我就罵我說：「你這個強盜胚！讓你晚娘來收拾你！」

我爸爸和那個女人結婚的那天，我那倔強的心幾乎爆炸了！我命令我的四個弟妹叫他們不要去睬她！可是毫無用處的，就在這天夜裏，爸爸叫我們去見新媽媽。他叫我們各人叫一聲媽媽。我不肯！爸爸就拍拍的打過來，直到我勉強叫了一聲才住手。弟妹們當時就完全屈服了！不到一個月，我也只有屈服！因為她做晚娘的手段委實厲害！每次總在爸爸在家的時候借故打我，使我不能反抗。她還用了一個傭人做她的爪牙。這個傭人就是我們的「晚娘第二」，我們的一舉一動她都會去報告，她也有打罵我弟妹的權柄！

晚娘把我們關在家裏，除了讀書上學校，她從來不許我們出去。她給我們睡地鋪，吃一點傭人吃剩下來的菜湯。吃的時候她還要在一旁監視。她說這是爲了要養成我們刻苦耐勞的習慣，她不給我們一塊錢，說是有了錢就

會買閒食吃壞了肚子。她還把家裏所有的工作從傭人手裏轉交給我，洗衣，拖地板……使我沒有一刻空閒的功夫可以看書，於是我留級了，她就到處說我不要臉，留級了……

有一天，我正拿了碗去買東西，半路上遇到了陳家的黑炭，他正向着我走過來。我以為他又耍來罵我了，想避過一邊。他卻毫無惡意地帶着笑走到我面前了！他說：「哪裏去！我橫豎沒有事，陪你去！」在途中他給我吃一根棒棒糖，我的眼淚忍不住滾下來了……

受苦算得甚麼

柳晴

我——照理說，這種年齡，應該是進高中啦甚麼的；應該還依在娘身邊，一天到晚和娘找點麻煩，要零用錢，有時候或者還要「流貓尿」（我們取笑流眼淚叫「流貓尿」）。我可沒有這種福氣，也不想有這種福氣。我只想每天三餐——或者兩餐能够吃饱。嚴冬臘月，不要說得瑟的抖就夠了。而且，不論生活怎麼難，我總不想哭，一則是自己不喜歡哭，二則沒有時間哭。你想，吃了早餐，愁着晚餐，哪裏還有那樣閒心？哭有什麼用？決哭不出個名堂來；還要給人家笑話。何苦來？

依他們老一輩的人講，我們家的窮，那是祖墳的風水不好，我們家裏的人八字不好。我不相信甚麼鬼風水，鬼八字，媽媽是相信的。她說，不然，我們家為什麼老是窮？雖說年歲這樣，但我們家沒有哪個好吃懶做呀。可是自父親過世以後，我們就沒有一天伸過腰。

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生活雖說也不算頂好，但省吃儉用的，也還過得去。至少，媽媽是不必像現在那樣，一天到晚的跑東跑西，忙得兩腳不停地的。媽媽雖是個四上上下下的人，但是頭髮却差不多全白了，臉上滿是皺紋；比起來，六十歲都沒有這麼老。古話說「家寬出少年」，假使家庭環境好，怎麼會弄到這步地田？媽媽時常說：

「你爹在世就好啦。別個做生意，他不是也會做？他在，我們就不會這樣吃虧了。唉……」

是的，父親是個生意人。不過，他那時候做生意要終年不歇，才能養活家。不像現在做生意的人，只要有資本，不論圖甚麼，一個月幾個對翻；又輕鬆，又賺錢。假使像現在坐在家裏都可以賺錢，我父親也不會死在外面了。他死那年我才八歲。聽媽媽說：父親一年難得有兩個月在家的。那次是大伏天，太陽曬得死人，媽媽勸他不要出去了，在附近隨便做點小生意吧。他執意不肯，結果一去就沒有回來。父親身體原本不好，又是在這樣熱的天氣趕路，於是就病倒了，身邊也沒有個親人照料，這樣一聲不響的就死了。

從此，我們就和「窮」一直打交道。我記得從那個時候起，媽就沒有開過笑臉；整天不是流眼淚，就是爲生活發愁。我倒沒有什麼，有飯就張開嘴來吃，只是苦了媽媽。因爲我年紀小，媽媽有甚麼事情只好放在肚子裏，不能說給我聽。而家裏除了我們母子倆，又沒有旁的人了。媽媽除了流眼淚，還有甚麼辦法呢？

我那時候脾氣不好，喜歡打架。一句話不合，就同別人打了起來。媽媽時常警戒我：「不准打架。別人打傷了你，白挨。你打傷了別人，那可難說了。我們是窮人啊！——我只得少跟孩子們打堆。久而久之，我便養成了一種習慣，只喜歡同街頭廟裏王公公挨在一起。王公公是替人守廟子的，獨自一個人，無兒無女，空閒着就打草鞋賣。我從學校回來，家裏有事做事，沒事就跑到王公公那裏看他打草鞋，聽他擺龍門陣。跟街上的孩子玩，我不起勁，一則是聽媽媽的話，二則他們因爲我衣服破爛，喜歡取笑我。我和他們中間像有座很厚的牆壁隔着，他們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們。」

因此，我養成了非常冷僻的性格。我不喜歡和人接近，尤其是有錢的人。我覺得有錢的人都不是好東西。一年冬天，很冷，我沒有襪子穿，腳冷得到處生凍瘡了。一天早上，我拖着媽媽的爛鞋上街買菜。走過張家門口，張小六那小子就跟我後面。他比我小一歲。不管在學校或街上，碰到他，他都要麻煩我。他看我衣服有個洞，就乘我不防備，把洞撕得更大了。或者走過他家門口，他就放狗來嚇我。我恨死他了，但拿他沒法，只有不理他。這回他跟着我走一定又有板眼了，我就加快了腳步。他馬上很快的用腳踏到我腳後來。我曉得他看見我鞋子太長，想踏着鞋跟，弄我捧一交。我便很快的踢踢踏踏的跑起來，他也跟着跑。我因爲鞋子太大，跑不快，給他一踏就踏在我腳後跟上，凍瘡痛得要命。我咬緊牙齒，回過身來狠狠的給他一耳光。他便哭起來了。剛巧給他那

滿臉橫肉的父親看見了，兇神惡煞似的上前來質問：「媽的，你咱倆要打他？」「他踏我凍瘡！」他開口便罵，我仍舊不肯示弱。他冒火了，要打我。我氣一急，就破口大罵：「甚麼東西。你怕我不曉得你張宏興是甚麼出身……發財……有幾個臭錢……不過是牛背上搯身錢……」這些話將他氣得臉都發青了。我想，他要不是發了國難財，現在還不是在擡滑竿麼？

回到家裏，母親罵我：「你窮到這個樣子——一天兩頓飯都到不了口了，還有甚麼高興！……打架……打死了我才不管……辛辛苦苦伴大你，就是爲的給別人打……」她哭了。我不想哭，心裏卻難過得很，像十二個貓爪子在抓，逼得難受，胸口都要爆裂了。

家裏存身不住，我就跑到王公公那裏去。王公公在打草鞋。他問明了我爲什麼同別人吵架，就說：「你惹他作啥子？……他是個大流氓。古語說：『窮不和富鬥，富不和官鬥。』我們窮人，凡事忍讓。這個年歲……讓三分不爲弱。你有這麼大了，不要惹媽生氣……」聽了這位慈祥的老人的話，我心裏一陣酸，積在胸口的怨氣全變成淚水，傾洩出來了，窮人不是人麼？

在侮辱下面的生活，一過又是一年。我讀到小學五年級了。一天，媽媽對我說：「生活一天一天的高，我看你還是不讀書罷。學校苛派又多，我們吃飯都爲難，哪裏還擔負得起。這年頭，有錢人讀書就有用，我們讀書，莫說讀不起，讀得起也是空的……『架起鍋子煮白米，沒有鍋子煮文章』，你不讀書，在家裏幫我也好……我們生成這種命……」好吧，不讀書也好，反正我對讀書不發生興趣。我可以逍遙自在了，不必再受什麼同學的氣。也免得去看老師的面孔——不曉得別個學校如何，我們學校的老師對待學生，尤其是窮學生，簡直像仇人一樣；動不動就板起臉，罵呀，打呀，隨他們高興。

當時我不把沒有書讀當作不幸的事，心裏倒還很輕鬆；因爲能隨自己的心思看我所喜愛的書了。現在想起來卻很難過，每看到一羣羣學生在街上走過，心下也非常羨慕。但是，想到我的家庭，我的媽媽，不進學校也是心安理得的。

脫離學校後。每天除了幫媽媽做些雜事，就找雜誌來看。但最吸引我的是小說，兩三年間，「儒林外史」

「紅樓夢」，「西遊記」，「水滸」等書就深深迷住了我。現在我能够寫幾句白話，就是看小說給我的好處——這比老師在課堂上講「名詞」，「動詞」，「文章作法」強多了。在課堂上，老師若不是手裏有板子，我真要磕睡；看小說就不是那樣了，整天不吃飯都可以。

媽媽每天去找些衣服來縫。她趕夜工，我就在燈下看書陪着。她身體原本不很好，過度的勞作和熬夜，更使她身體壞下去。有時縫着縫着就磕睡起來了。我看着她眼睛勉強睜開着，很吃力的一針一針的縫着，恨不能替她。我想到找個事情做，但是這年歲米這樣貴，誰家肯多添一張嘴呢？

好了。王公公有一個遠房姪兒在重慶開雜貨店的，回家來了。他託王公公找一個學徒，王公公便介紹了我給他。媽媽起初不願意我出遠門（重慶離我家鄉一千多里），但我一心要去，她也沒有多說了。在我想起來，這是非常順利的，過不了幾年我就可以養活媽媽了；至少，眼前不會拖累媽媽。我也應該自己找吃的了。十五六歲的人，也不算小了。

到了重慶店裏，飯是吃得飽，受苦本來不要緊。我想只要我受一分苦，媽媽少苦一分，心裏便快活了。店裏上自老板，下至管賬，都瞧不起我，命令我，罵我，打我，我都忍着。最後，連和我一樣的一個學徒也欺負起我來了。我跟他打了一架，老板衛護他，便將我辭退了。我初初進店，就怕自己和他們合不來，結果果然。

好吧，辭退就辭退，難道憑力氣找不到飯吃嗎？天無絕人之路。一根草有一滴水來養。世界上決不會有餓死的人。出了店，我就在碼頭上幫人挑行李，有時拉拉板車，一天兩頓粗茶淡飯，也還有吃。若是苦，但是心裏很輕鬆。也不再受別人的閒氣。「人不求人一樣大，水不下灘一般平。」人都一樣有眼睛，有手脚，我爲甚麼要求別人呢？但寫信給媽媽，我總說我很好；我不要媽媽再擔心，她不能再受打擊了。我年紀青青，受苦算得甚麼？

不過，我很好能找一個工作，比如書寫之類，因爲可以有看書的時間，又可以餘下些錢寄給我母親。幹苦力是「累骨頭，養腸子」的事，一天到晚，上磨肩膀下磨脚；餓死是不致於的，餘錢卻不容易。但是物價還這樣漲下去，日子還是很可慮的，那也只好聽天由命吧。

我是一個小學教師

何伯絨

打從初級中學畢業，我就在故鄉的一個保學校裏獨當一面的做起教師來了。我一身而兼校長、級任導師、國文教員、算術教員、常識教員以及工友等職司。一直到現在已經幹了兩個年頭。這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情，在我自己看來是頗不輕鬆的，同時又半點也不合理。然而爲了經濟關係，可又不得不挨下去。我的心情也奇突的改變了。譬如說，閉頭半年我絕對不打學生的，現在卻也常常實行體罰了。

我第一次走上講臺，心裏不免有點發慌。然而一看見那些怯弱得像耗子似的學生，心也就放寬了。我並沒有安心擺老師的架子，我以爲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跟學生是應該打成一片的。況且我自己初出茅廬，實在也信不過自己的本領，萬一給了學生一個壞印象，被抓住了錯兒，怎樣個下場法？因此我只問他們一點極普通的智識，如咱們國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省？著名的河流是些什麼？著名的山脈又是些什麼？實在掃興得很，他們中間有幾個據說是五年級程度了，年齡比我也許還大一點，都瞪起了眼，好像根本還不曉得我說的是什麼。我愕然了。我想：也許他們從前就沒學過這一套，現在開始學，也算不得太遲呀。於是，就一鼓勁地替自己擬什麼教學計劃，準備在國定教科書外再教點有用的新東西。

可是到第二天，我聽見他們讀起「三字經」來了。我跑去看完究竟怎麼回事，大家住了嘴，把恐懼的眼光投給我。離我最近的一個學生，見我睜了他一眼，就連忙站起來背給我聽。我茫然了，搖搖手問他們：

「誰教你們讀來？」

沒有人敢應一聲，這破爛的廟宇學校越顯得寂靜了。我不由得打起顫來。

「究竟誰教你們讀來？」我再問一句。

「老師，」一個矮矮的學生站起來了，帶着乞憐的聲音，「一直就是這樣。」

我沈默了一會以後，下個決心告訴他們：

「拿出你們的教科書來！以後我們不教這些！」

他們一夥——十八個，大的十六七歲，小的不上十歲——彷彿都覺得很奇怪，但到底都把「三字經」合了攔

來。以後，順着教科書的順序，我儘可能把枯燥的教材講得活潑點，有時候採用問答的方法：

「你們可知道饅頭是怎樣做成的？」

「攪麵，上蒸籠……」

「麵是打哪兒弄來的？」

「磨子裏頭，麥粒，一顆一顆碾下來的。」

「麥呢？」

「……」

有時候，譬如講日蝕，為破除他們的迷信，我編了許多套故事，引起他們的興趣，我要他們在笑聲裏接受真理。我教的方法還常常變換。雖說弄得手忙脚亂，效果倒還不壞。

然而壞運道來了。在一個炎夏的黃昏，兩個鄉下人到我學堂裏來，很虔誠的請求我給他們做篇祭文，說是死了個年高德劭的士紳，叫什麼黎五爺。當然了，這類的文章可得稿文音，並且非恭維幾句是不行的。黎五爺的為人我很清楚，所謂刻薄成家，處人處事都苛刻得怕人，早年會因為幾十文的糾紛，一鐮刀砍掉過一條命，這故事週圍三五十里內，就沒有不知道。可是他的罪過卻被他晚年的暴富蓋住了。不用說我不高興恭維他，就是恭維吧，也實在覺得無從恭維起。尤其是「之乎也者」的調兒，我根本彈不響。但我又不敢一口拒絕，因為我明白，這簡直是一個保學校教師分內該做的事。

是機智救了我。我陪着笑臉，告訴他們這事兒我不敢答應，因為黎五爺是個士紳，他死了，祭文該請士紳做的。不然就顯得不莊重。他們兩個略略想了想，很以為然的點點頭來，叫聲打攪就匆匆地走了。

但是半個月以後，我也就聽到有人在說閒話了，批評我是「連祭文也做不了的草包」。

跟着做祭文，又有些人前前後後的來請我寫對聯。看着他們那異常誠懇的態度，又想起被人稱做「草包」那回事，我不敢再推辭了，爽快快捷提起筆來寫。句子自然得老練，於是特地買了本「對聯大觀」。作爲一個初中畢業生，除非是天才，一手字總不會好到哪裏去，我尤其生成一手別扭字，於是就有人批評我的書法也欠高明了。有一天，來了個賓客，說不上是參觀，因爲我後來知道他是個校董。他胖得很。在鄉下，這樣子的胖簡直就少有了。他亂七八糟地翻了翻學生們的作業，敲起眉頭來，用命令的口氣跟我商量：「教科書自然是要教的，可是，給低年級總得教教『三字經』，高年級更應該教些淺近的文言才好。」

我很想跟他辯上幾句，讓他明白這些學生根本話說不清，古董讀來會使他們腦筋更糊塗。但我沒有作聲。老實說，單單他那副神氣已經够把我嚇壞了，何況我還得想到飯碗呢。於是，三字經，百家姓，唐詩三百首，都成了課外讀物了。在無可奈何中，我惟一的辦法就是儘量把這些課外讀物的分量減輕，督促也格外鬆一些子。更糟糕的是學生們怯弱得完全像耗子。在我背後他們也會玩得天翻地覆，可是一睜見我，便馬上靜下來了，連笑也不敢笑。我想盡了法子想緩和這過於死寂的空氣，都沒有效果。他們跟中間好像隔着一道牆。

我對自己計劃好的教學法漸漸地不感興趣了。我覺得無論怎麼樣，教育本身的毛病很難改正過來。尤其在這樣的環境裏。雖然說我儘可以不幹這一行，但丟了這職業又怎麼辦呢？找職業的不容易我是十分明白的。就這個教師的位置，也還是父親託人說情面，千懇萬求才到手的呢。

就這樣，過了一個舊曆年，又過了一個「忙月」，兩年了，非常慶幸，我的飯碗終於還沒有打掉。爲保牢這隻飯碗，天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只兩個年頭，我的性情變得暴躁多了。我雖然並不會同流合污，應酬的本領也高明多了。「做文章」「書法」也都得到了好評。十八個學生增加到二十七個了。胖校董特別在一次請年飯的席上誇獎說，這完全是我的成績。

我
苦悶包圍着我，我不知道該怎樣才好。我心裏依然燃燒着青春之火，但現實的無情的冷箭在我的四周伺候着。我經常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苦痛，爲排遣這苦痛的歲月，只得把自己鑽進書堆裏去。

這社會是多麼殘酷，我相信像我這樣的少年，有這種遭遇的該不在少數吧？我該向誰控訴呢？

我擡起頭朝前走

易國祥

級任先生舉着輕快的步伐走進教室，他臉上像平日一樣堆着笑。

「你們上星期所寫的文章，現在已經閱改完畢了，大家都寫得相當好，使我十分高興，假如繼續努力下去，將來一定會有很好的成績……這次二十多篇作文中，尤其要算國祥同學那篇寫得最好，他把一件很平凡的事用很生動的筆調寫出來，使你讀了並不覺得乏味，大家可以和他交換來看。」他說着，把作文卷遞給我，繼續說：「你以後加緊努力，多看點好的課外書，多多寫作和構思，將來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文學家。」

全級同學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臉上。我半羞半喜的把卷子從先生的手裏接過來，心兒卜卜的跳。級任先生的話每一句都很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尤其那一句：「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文學家。」

真的，我要做一個文學家，像魯迅、茅盾……高爾基，還有……媽媽很愛我的，那麼請媽媽給錢我多買些書看，……我對媽媽說：「媽！先生說我將來……」

「噹……噹……」朝會的鐘聲把我垂着的頭擡起來。但「文學家，文學家……」這幾個字一直在我的耳根邊響着。

排除了，留着鬚子的教務主任一開口就說：「喂！你們還有很多同學沒有把學費繳來哩！你們的導師要買鞋子穿啊！要是你們再不繳學費，他們就要赤着腳板來上課啦……。」

「對了，我還沒有繳學費哩！」我暗自說：「回去問問媽媽。」

回到家裏，看見媽正在用力的切着南瓜。她一見我便說：「爲甚麼今天這麼晚才放學？」

「先生要對我們說話，」我回答。媽仍舊埋頭繼續切她的。我站在她身旁，她好像沒有覺察。

「媽——」

「甚麼！」

「學校要繳學費啦！」我遲疑的吐出了這句話。

「啊！學費？」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現在從哪兒找四十五斤穀去繳費呢？你的哥哥前幾天才匯了兩百萬元回來，我們一家四口，每天得吃三四斤米，兩百萬元能吃得多久？」她長歎了一聲，繼續切着南瓜。

「媽，先生說……」我想說：先生叫我買書看。但被媽搶先說了：

「說甚麼？你說遲一點便繳來就是了。」

「不，媽！先生說我將來可以……」「文學家」這幾個字又在我腦海中旋轉着。

「將來甚麼？你莫管他說了，總之，最快也要割了禾才能把學費繳他。」

「那麼……先生……」

她還不等我說完，便惡狠狠的罵道：「我說割了禾就得繳啦！你年紀不小了，怎麼不知道家裏的貧窮？你看！這些瓜就是拿來和着米煮飯的，今天祇有斤把米，不放這些瓜下去就不夠吃……滑嚙着繳……繳……」

我給她這一罵，再不敢作聲了。一片片的南瓜從媽媽的刀子上跌下來，很痛苦似的滲出一點點的汁水。「這也許是南瓜的眼淚吧！」我想。我的喉嚨像有一塊石頭塞着——米也幾乎沒得下鍋了，怎能叫媽給錢我買書呢？但級任先生不是叫我多看課外書嗎？我失望了，眼睛漸漸迷糊起來，像有一大桶的淚水要流出來。

「祥兒，呆在這裏做甚麼？快快吃了飯上學去罷。」媽那沙啞的嗓子永遠是這樣的平凡。我才覺察自己一動不動的站着，不知站了多少時候了。

南瓜飯雖然有一股青臭味，我對它卻有相當的興趣了，因為肚子在咕嚕咕嚕地響着。吞下了兩碗不甜也不鹹的飯，我不想再吃了。

「祥兒，飽了沒有？」媽一面說，一面用鍋鏟把鍋兒鏟得擦擦作響。

「媽！我飽了。」

媽接着很傷感地說：「現在這世界做人真難了，我們種了七畝多田，但是什麼地稅啦！更穀啦！……甚至測

量田畝也要收十九萬元一畝，……總之，這裏納些，那處抽些，我們那七畝田就算豐收，也只落得個零！……」

「那麼，我們以前不也是一樣的耕田嗎？」

「以前怎能和現在相比呢？那時你的爸爸在廣州收買郵票來販給西人，每月也能賺夠家用。我在鄉耕田，生活也並不難過。那時你才五六歲，甚麼也不懂，……但不久你的爸死了，家境便一日一日的困苦下來，……淪陷時期，馬馬虎虎也還有口粗飯吃……可是現在……連粗飯也難維持下去了……咳！總之越來越難了……」媽愈說聲音愈沈下去，說到這裏，嚙嚙的咳了幾聲。又斷斷續續的說：「所以你……要……要用功點……讀書，將來……」

「媽！我上學去了！」我不忍看了。

「唔。」

我拖着沈重的步伐走出門口，還隱隱的聽到媽媽在歎息。她那乾癟的面龐上的那顆豆一般大的淚珠，在我的腦海中閃耀着。

我不願淚水泛溢出來，我擡起頭朝前走。

重霧

高崗

我的家，是個新舊參半的大家庭。三代同堂——祖母，父親，伯父，和我們兄弟這一輩。一些時常來往的親戚常拿些「兒孫滿堂，福氣好，興旺……」的吉利話來恭維我家；但是却不知道這個家裏面深深地藏着嫉妒，吵鬧，不安……

祖母是個老頑固；小氣，陰險。她不相信她的兒子，媳婦，以及任何人，她對誰都是猜疑。但是在口頭上，她却甜言蜜語的，看起來真像一個一團和氣的慈祥的老婆婆。

「媳婦洗腳水嘛，衣裳嘛，髒了舊了，換過就是！」她對我的母親和伯母是存着這種意念的。我的大姊和妹妹也常受她的咒罵。

「女孩子有什麼用？明天做姐已敗天下；害人家，賤婊子！……」她忘記了自己也是個女人。她又歡喜在親戚朋友面前稱道自己的仁義道德，誇張我們家的財富。

「你老人家高壽多少啦？」這句話便正中了她的心。

「喲！七十四，近八十啦！」她馬上眉毛眼睛皺成一堆，黃起老來；其實她還只七十一歲呢。「你老人家好福氣呀！」偏有人歡喜這樣恭維。

「說得好呵，兩房，十六個，湊攏來兩三桌啦！」

她在家裏從沒個好臉孔對人。請了個女傭，她一天到晚跟上跟下，望這探那，生怕人家偷一把摸一把去。

父親在家裏算是思想最新的，他對外面有才幹、有地位、會耍手段，但對家計却是「洋盤」，不曉得怎樣調度。

他很歡喜「孝子」這頭銜。所以，他對祖母的無理取鬧老是悶聲大吉——伯父也如此。他像一個舊文人那樣，對於瑣屑家事非常隨便；舉止也很瀟灑，但是新式的官僚氣息很重。他愛應酬，好客；對物質不看重，做得很達觀。他最愛打牌；抽煙也是他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

「老李什麼時候上任？他這次可以撈一飽了！」

「王明誠還在預備『班底』吧？我看第一是祕書和田嶽處難找。」

他跟朋友談的差不多都是這些事。他常在許多客人前面支使自己的兒女——像傭人樣：倒茶、拿煙、端飯、送手巾把、打扇……我的年紀漸漸大了，做這些事總覺得怪不好意思。但是，當你慢了一步，他便會帶着刺叫：

「大老爺！請出來一下好嗎？擺什麼架子？躲在房間裏幹什麼？」

伯父是個大塊頭，又矮又胖。他是縣參議員；但人民的痛苦他從來沒理會過。他整天坐在家裏享「清」福，

間或兼做兩筆大囤積生意。

他最愛喝酒。

「酒，就是我的命！」他常常這樣說。

每餐他最少喝六兩；還得好的——三花或是二鍋頭。他又離不了肉。他對飲食和旁的一切物質享受都是很講究的。

他過去也是報人，在報界混過二十多年。但是，社會、經濟學說他一點不懂，至於政治，他只會鬧派系。對我們弟兄的思想，他束縛得很厲害。

「安心讀書，不必管外邊怎樣。」他常對我們幾個較大的弟兄說。

舊觀念在他的腦裏已經根深柢固，正如我的祖母樣。

母親和伯母，是家裏的一對可憐蟲。

她們在家裏不能亂說一句話，不能任意舉動。但她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加在她們身上的壓迫。母親，她雖然受過中等教育，却也是默默的忍受着。

雖然，母親和伯母是遭受着同樣的境遇。她們不曾激起同情心，不曾彼此相互安慰過。她們仍是在暗地裏嫉妬，諷刺，挑撥……這樣徒然更增加了各人的創痛。

她們的痛苦，在家裏也不會得到過別人的體會和同情。因而我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堂姐都做了她們的洩憤器，她們時時遭受着母親和伯母的打罵。幾顆脆弱的心，都深感到人世的淒涼。女人在這人世間是多麼不幸。可是沒有誰為她們抱不平；連我也不敢公然挑戰。

在這個家裏邊，各種思想雖然隔着深寬的鴻溝，然而從沒有過具體的爭辯；輩分開的壓力很大，但也沒有人站起來反抗。牠的不調和都從一件件細微的事故上表現出來。因為這個家裏邊每個人都是自私、嫉妒；在一塊談幾句話，也互相諷刺；但把這些事看穿了，根本就無聊，可憐。而我便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生長的；被包圍在庸俗、平凡、懶惰……中間。沒有人指引我，也沒有人拉我跳出去；但這些僅只是重重的霧，我一定得衝出去。

我的生活

吳竹貞

我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生長在奉化鄉下。去年八月，才跟哥哥到杭州來，進一家小紡織廠裏工作。我十三歲就從小學畢了業，因為家裏實在沒有錢，只得輟學了。雖然，我自己是那麽希望升學。

我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一個姊姊，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爸爸一抗戰就到內地去了，到現在還不會回來。這幾年來，家裏的生計完全靠媽支撐着。媽是個很和善的女人，爸不回來，她要養活我們這兄弟姊妹四個，實在是件很困難的事。可是她從來不會罵我們一聲，說一句傷心話。直到現在，媽纔有些恨爸了。她說爸不應該把我們丟給她一輩子呀！可是，我知道，媽仍是有所期待的，媽愛爸，更愛我們。

淪陷的時候，媽因為怕那些漢奸土匪橫行，馬馬虎虎的找了一份人家就把姊姊出嫁了。哥哥沒讀上幾年中學就不能讀下去了。弟弟被媽託人薦到裘村鄉下的一爿小雜貨店去做學徒。去年，媽看到死守在鄉下挨日子，不如到城裏來拚一下，又虧得這裏杭州有周伯伯的幫助，就咬緊了牙根到杭州來了。媽就在周伯伯家裏做傭工。哥哥被薦到一家公司裏去做伙計。我就在那廠裏做工。每天六點鐘我就得到那兒去，一直做到晚上七點鐘才能回來。廠裏的工作又多又辛苦，一點兒空也沒有。我老想每天抽一些時間來看書，寫字。可是卻因為工作實在太緊張，自己也實在太疲乏了，老是不能如願。

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活確是很苦，但弟弟在雜貨店裏，生活也許比我還苦，姊姊嫁到那種窮困人家，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我想像我們這種年紀吃些兒苦，原沒多大關係。可是我真想我的爸，這十幾年的闊別，我連爸到底是怎麼個影子也忘記了。爸回來時的那種情況，我暗自設想過不知道多少回。

在戰前，我們也過過比較平安的日子呢。那時爸在南京做事，媽她哥哥和我大家也住到南京去了。哥哥在小學裏念書，我和弟弟還小，就在家裏。爸一個月雖賺不到多少錢，但我們確實過得很快活。爸每領到薪水，常會

買些糖果給我們吃。星期天，又常帶我們去遊玄武湖，看電影。哥哥也常帶我們弟妹們去逛馬路。有一天，哥哥帶我們到西湖邊去，我突然想起了那時的情形，心裏真是一陣酸，又是一陣甜。

爸爸有信來了，他說，他也極想回來！可是什麼事情使他不能回來呢？爸回來之後，我們是不是仍能像以前那樣的快活呢？天呀！請你告訴我吧！

「怪物」

——幼年生活的斷片

蔡方

「……那晚上；我忽然夢見一條大黃蛇。噢！一二丈長；緊緊的追着我。天哪！我幾乎嚇去了半條命。恰巧你外公坐在堂上，我趕快跑過去，閃到他太師椅背後去藏躲。不好！那蛇見了就騰身一撲；我嚇得從夢中驚呼起來，身上出了一陣冷汗，過了兩月，就生景雲啦。」母親時常講起這個離奇的夢。

那年我四歲，母親帶我們到宜春去。外公在那兒開首飾鋪。鋪子很大，很深，還有花園；我們在那兒寄居了幾年——本來是打算做兩三個月的客的，可是不久，家鄉給敵人佔了，便不得不住了下去。

初到那兒的情景，在我的記憶裏還很鮮明：夜色很深，我們剛從火車上下來，一個穿着長袍的麻子，提了盞馬燈迎着媽問道：「是惠姑吧？哈！哈！等得急煞人。」媽望了那人一眼，說：「是的。呵！你是季芳嘛，唷，唷！真對不住。」說着，那個麻子便接過媽手上的小皮箱，領在先頭走——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外公鋪子裏的一個老徒弟——拐過了幾條大街，便到外公鋪子裏了。

屋子裏燃着汽燈，到處照得雪亮的。櫃子裏站滿了親戚。媽一壁與他們周旋，一壁指引着一個老人對我道：「景，叫，叫哇，這是外公，外公。」我低着頭，聽了媽的話略微擡起眼睛來一看：噢！那是一個光頭，方臉，八字鬚的胖子。他望着我微笑着。我想叫，可是聲音才到喉嚨口，我瞧了他又羞怯的低下頭來，四圍的人都哄然

大笑了。外公用他宏亮的喉音幽默的說：「嘿，嘿！這是外孫麼？那個大蛇投生的怪物嘛？嘿嘿！」四圍的人又都笑起來了。我羞得扯了媽的衣裳躲躲藏藏。媽笑罵道：「怪物！外公說得沒錯。沒有一點兒正經，和小娘子般的見不得場面。」

媽和他們雜七拉八談笑着。我只不作聲的倚在她身上。直到街上三更敲過了，外公才叫人送我們去安睡。

我們住的是第四進屋子，挨近花園的一間。睡在牀上，可以從玻璃窗中瞧見碧綠的，寬大的芭蕉葉子。窗外便是花園。花園很大，種着十來棵果樹。園中還有一個亭子，和人工挖成的池塘。各色的花草怕也有上百來盆。我初到這兒，對一切都生疏，只好成天在花園裏轉。前面鋪子裏我是很少去的，在生人面前，總有些拘拘束束的。外公隔久了沒有看見我，總會坐在櫃內說：「咯隻怪物，真個怪裏怪氣，怎地成天沒見他的人影子呀？」原來外公有個「半身不遂」病兒。兩隻腳終年不能移動。走一兩步都得要人攙。我不到鋪子裏去，他就不會看見我了。起先我獨玩獨耍，很覺得有些兒孤單。幸而過了不久，我便和一班表兄弟厮混熟了。表兄弟中最調皮的一個是細細，我和他第一個搗熟，嬉皮涎臉是他的特長，而我跟着他卻認識了許多事物。

花園裏有一個養雞的房間，四周圍着籬笆，飼有十四五隻大肥雞，雌雄都有。每天至少可以檢到兩三個蛋。傭人給食時，看到蛋，便順手檢了去交給外公，從沒有特地去檢過。我住的房間對着花園，我聽得雞一叫，便知道生了蛋了，立刻跑出去，揀起那顆暖烘烘的雞蛋，輕輕的溜了回房。細細也挺留心這件事，可是等他聽到聲音起來，雞蛋卻被我「捷足先登」了。他失望的回數多了，便大大的妒嫉起我來了；想出種種的詭計來防備我檢蛋。那天，我正在房中搗「紙菩薩」玩；忽然窗外「格格格格」的叫聲非常有勁，我知道雞又生蛋了，習慣地衝出了房間便跑向雞間子裏。可是雞間子前的那扇木板門卻給一把小小的洋鐵鎖鎖住了，我不禁怔住了；籬笆裏一隻麻花的大母雞正站在木籠子上引着頸子格格的叫，我這時忽然情急智生，原來木板門的側邊正巧長着一棵矮矮的梨樹，我伸手拉着它低垂的枝椏，兩腳一蹬，便離開了地面，爬上了木門。門的背面有着好幾檔橫的木棧子，我手扶着竹籬笆，就像下梯子一般的爬了下去。檢着了蛋，我怕藏在身上會壓破了，便放在籬笆脚下，再又照樣的爬了出來，揣着蛋，滿臉堆着驕傲的笑，快樂的奔回房中。

蛋越聚越多了；母親便用木盤子裝了，到晚間便送到外公房裏去。起初他不明白母親憑白無端爲什麼弄這麼多的蛋送他。後來母親說明白了，也就笑了起來：「怪物！一個名副其實的怪物。」

到了正月尾，細細他們都上學去了，我年紀還小，仍留在家裏。可是再沒有那麼多的人陪着玩耍了。我只獨自在花園裏，雞是我的伴侶，樹是我的朋友，花是我的姊妹。有時我和它們玩耍，談話，吩咐些事兒。一隻紅蝴蝶伏在一朵雪白的茶花上，我輕輕地走過去，從它背後伸手捏住牠那抹着粉的翅膀。瞅着花兒癡癡地道：「嘻嘻！笑一個，笑哇！給你捉住了一個賊啦，哈哈！」

舅舅們是不大到花園裏來的，花園好像就是我的天下。園裏除草澆水的事兒是歸店中的一個司務叫老賴的照管。他對於果樹照看的特別好，爲的長大了可以結果子。

秋天，紅紅的橘子一球球的掛滿了枝頭，樹榿被壓得低低的，見了教人垂涎。我心裏直發癢。於是想了個法兒，我用一根長短合手的細竹竿，梢上縛上一根短木柴，成個交叉的鉤兒。每天拿了竹竿，在樹下揀那又紅又大的橘子鉤。鉤的時候底下還得擺個鋪了乾草的竹籬，免得橘子落下來跌爛。我一回頂多鉤五六個，就一個人躲在亭子裏吃。橘子皮扔到澆花的尿缸子裏。要是給媽看見了，便得挨上一頓教訓，她常說：「真是怪物，要曉得，你是在外公家做客，還給爺娘出醜麼？」

有時候，細細他們聽見我挨打，便眯起眼睛來取笑我。我從來不愛嬉皮涎臉的，所以常時翻起臉來打架。但是，頂多賭得一日的氣，過了一夜便又混在一塊玩兒了。

那年橘子紅的時候，外公滿六十歲，舅舅給他做壽。吹吹打打的熱鬧非凡。飲過了壽酒，大家便把外公擡到掛滿了大紅對聯的大廳上，開始拜壽。外公滿臉笑容，坐在太師椅上，承受着一班幼輩的磕頭。大人拜畢便是小孩子拜；他們都自動的斯斯文文走到外公面前作揖下跪。這時我站在媽身邊，不覺暗自好笑。外公又不是菩薩，做啥要對他下跪？表兄弟全拜畢了，媽便推着我的肩膀，示意我學他們的樣拜，可是我轉過身子，拔起腿來便向外跑。只聽得廳上起了一片笑聲。外公也笑着說：「哈哈！一隻怪物，怪物！哈哈哈哈。」

父親在吉安工作的第二年便把我們接了去。我別了外公的鋪子，又換上一個新的環境。

我離了家

何慶華

在門口河埠上提水，我心裏想，連日來一清早和媽媽擰着穀子到稻地上去曬；白天守在穀窠邊，不時要用穀耙去翻動，真教人疲倦，又沒法找人幫忙，單單翻好七八張穀窠，就够我臂痛腰酸了。大嫂總在有事的時候回娘家去了。她是城裏小姐，又讀過書，這種事情看看也够厭的。媽媽還嘮叨地要她做，所以她逢到這種日子，就爽爽快快的帶着兩個娃娃跑回娘家去了。於是就輪到我倒霉，和旁人一起做事還可以單做分內的事，同母親一起我真不忍看她那衰弱的身體，一雙伶仃的小腳，六十歲的年紀了還要做這樣做那樣。我總儘量搶着做去。昨天春了一斗多的轉頭穀，手上擦起了皮，掌心紅紅的，握緊來就有些痛。可是今天媽媽又說瓜秧要澆水了，我又怎能讓媽媽一個人勞動呢？家庭境況不好，年老的媽媽又常常發肝氣，有什麼辦法好想呢？

「慶華！你怎麼啦，我準備上學了。你究竟去不去？」

我正汲滿了一桶水立起身來，文昭從河對岸喊我了。她白翻領衫，黑裙子，提着一隻網線袋，站在柳樹蔭下看着我。

「城裏回來了嗎？有什麼消息，來同我說一說吧！」

「好！好！吃過晚飯來。」她邊說邊走的回家去了，看到她那輕健的步履，映着落日的紅暈的面容，以及鍾愛她的父母，彷彿就是自己從沒有夢見過的完美的理想。因為憐惜自己暗淡的生活，我格外地愛她。她雖常常鼓勵我讀書，可是媽媽總說：女孩子不必讀什麼書。媽似乎只要我在嫂嫂手下做個小丫頭。只怨父親死得太早了，不然他一定會讓得過優勝錦標的有功的女兒，去好好的求學的……

走進臺門——大雜院公共出入的大門——推開像一個患咳嗽的老年人一樣破門，露出一塊半畝地的天井，寨門裏的人都叫這塊地方做「肚兜角」，天井裏種着黃瓜南瓜豇豆，媽媽正拿着竹片在捉蟲，我把水桶放在她身

旁，去看我自己的花園去了。

我讀完了高級小學後，在家的生活差不多全部是幫媽媽和嫂嫂工作，她們還常埋怨我老躲在樓上看書。她們好像恨我讀書。媽媽本來不識字，倒不要說了，嫂嫂爲什麼也如此呢？

臺門裏新搬來的那人家今兒做夏至節，一定要媽媽和我去吃酒。他們家鬧哄哄地擺着三桌酒，臺門裏的人差不多都集在一起了。我和媽媽坐在其林婆婆的一桌。其林婆婆是最愛說長道短的老婦人，我老有點害怕她。吃飯的時候，其林婆婆先說她的兒子在市場上擺布攤如何會賺錢，又怎麼孝順，一面呷着大口大口的黃湯。還把菜夾到我的碗裏來叫我吃。

「華姑娘！你吃呀！讀過書的究竟文雅多了。針線生活又好，今年十六歲了吧……咳，我給你做媒……」

坐在隔壁一桌的臺門外的小牛也不住的回過頭來，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這人時常像做賊一樣偷偷地瞅着人家。我面孔紅起來，桌上的魚呀，肉呀，平時想吃吃不到，現在也不能下筷了。我肚子裏難過，好像剛才吃下的東西都變成鉛塊一樣往下沈，頭也有點眩了。我低聲和媽媽說：「我發冷。」媽媽用粗大的手摸了我額頭一下，說：「發熱啦，回去吃包人丹睡一覺吧。」我一聲不響的走了，也忘記了向其林婆婆等招呼，只聽見後面隱隱有人在說。

「噯！真是……」

「噫……」

我也不去聽了。走進屋子裏，大嫂正在窗下洗面，小姪兒吵着要抱，嫂嫂不耐煩地說：「找慶姑去。」我想又糟糕了，我只好說：「嫂嫂我有點不舒適。」

「噫！」她依然對着鏡子梳頭，走上扶梯正想睡上牀去，下面「噦」的一聲，樓板勃勃的動，我曉得大嫂又在生氣了，故意把門關得十分響。這我是不怕的。我一睡下去，竟真的生起病來了，茶也不吃，藥也不吃，熱得時常囁語。母親把我扶到大牀上同她一起睡。這一場病病了一星期光景。白天躺在牀上，我寂寞得流眼淚。可是一聽到母親柔和的聲音，一看到她刻滿皺紋的面容，我就衷心感謝。在這永遠不倦的愛撫下，我暫時避過了冷嘲

熟罵，暫時忘記了去想將來。

我病好後第二天，大嫂和媽媽又相罵了。起因是些小事情。大姪把「肚兜角」裏的黃瓜都拔掉了，菜秧也踏壞了。媽媽說了幾句，大嫂就吵起來了。媽媽說大嫂一天到晚不做事，這年頭大哥在南京又賺不來錢，大家不節省，日子怎麼過。大嫂說媽媽自己作賤，只要你不管，就沒有事……我在樓上聽着，想下去又沒氣力，只得伏在扶梯欄干上向下面望。只見媽媽蠟黃的面上流滿了淚，呆呆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出神。

「阿秋，你這小鬼！早些好死了，一天到晚尋事頭。」大嫂在竈間裏直着嗓子喊。接着「拍」，「拍」……的手掌聲，大姪兒捧着頭從裏面逃出來，哭喊着跑出去了。

媽媽不會說話，相罵後只會一個人哭。大嫂就拍桌子，打小孩，弄得個沒有安定。我勸不住媽媽，忍不住就跟她一同哭起來。

唉！假如我是男孩子，也會在外面做事，該多麼好呢！

爸爸去世後，我們只靠幾畝收租田過日子。媽媽心腸軟，收租從不爭論。時常要大哥躡點薪水來，嫂嫂脾氣也就格外大了。想起以後日子難過，我真爲年老的媽媽心酸。

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四周漆黑的，沒有一些響動，我好像看見魔鬼在暗中浮動。我害怕了，坐起身來喊媽媽。她問我不是要喝茶。

「我想讀書去，」我說。「讀了書，將來找事情做，同你住到外面去，就不再淘氣了。」

「女孩子讀書有什麼用呢？家裏又沒有錢。」

「我如果去讀簡師，費用是很省的，你把首飾借給我，要嫁妝作什麼呢？我反正永遠同你在一起。」

在母親傷感的心境下，終於答應了我。這一夜我也睡得從沒有這樣安靜。

準備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就要同文昭一起到城裏去。我以惜別的神情去看一看爸爸的書房。裏面的書都發黃了。古老的花窗襯着明淨的藍天，窗格子上的灰塵像黑螞蟥一樣堆着。房子又小又暗，窗下寫字桌上的一隻銀眉發着亮光，許多往事都映上我的心幕：

校長先生坐在那邊椅子上，一本正經地對爸爸說：「心培先生，您的小姐是有天才的，要好好栽培！」

「哪裏！哪裏。我總盡自己的力量。慶華要用功，知道嗎？」父親撫着我的頭髮，笑嘻嘻的望着銀盾——這全是縣高級小學作文比賽的優勝獎，由校長先生領到送來的。我在校長和爸爸的稱讚下，又高興又羞怯的跳着出去了。三年前幸福的時光現在不會再來了。我心頭感到有點蒼茫。淚水使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好像父親的淺眉笑眼就在面前。

與家裏人道別的時候，我真擔心又要流眼淚，總算忍住了。到了輪船埠，媽媽又追上來了，她抱着幾個肚兜角裏摘來的葫蘆，一包乾菜，替我塞在綢袋裏。囑咐我說冷暖要小心，住在姑母那裏不要使姑母多麻煩；又同文昭說我不懂規矩，要她照顧我。文昭笑起來了。媽媽又說：讀了洋書不要連媽也看不起，仍舊得好好的呀！我知道媽媽怕我將來同嫂嫂一樣文弱，用書裏的句子罵人，我沒話說，只好跟着笑了。

現在我已經是紹興縣立簡易師範的二年級生了。我永遠記着媽媽的一句話：讀了洋書仍舊要好好的。

我的童年

陳 默

據說我家歷代是「書香門第」，在故鄉是有些聲名的。到我生下來的時候，家道已經衰落了，只靠着祖上傳下來的一些房屋和田產過日子。那剝蝕的油漆大門，仍舊還撐住望族的氣派。那時祖父早已去世，祖母一個人當家，她很愛爸爸和媽媽。她常說爸爸媽媽也都還是小孩子，不懂事。

我是在祖母的懷抱裏長大的。祖母像那些大家庭中的婦人一樣，很講究身份和體面。她管得我緊緊地，不放到外面去和那班「野孩子」們去亂蹦蹦跳跳，把我管成一個沈默寡言的文質彬彬的孩子。每天每天，我偎依在她的身傍，凝視着天際悠悠的白雲，把雲幻想成故事裏的天使，仙女，野獸……可是我望見窗檻外面孩子們在笑，在玩，在打架，我是多麼渴望着能和他們在一起啊！

我的幼年是这样地寂寞，我的記憶中沒有哭也沒有笑，祇有在那美麗的夏夜，我和那個叫作「公公」的老頭兒在一起的時候，我才感到擺脫束縛的舒暢。

「公公」是我祖父時候的老僕人，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大家在院子裏乘涼的時候，我便坐在他的藤椅旁邊，要他講故事：濟公活佛咧，豬八戒孫悟空咧，牛郎織女咧……一個才講完，我便嚙口唾沫，搖着他的滿是皺紋的臉，嚷着說：「再講一個，再講一個……」

這樣，常常要到深夜。有時候聽得倦了，我便靜靜地仰望着星空，數着天上的繁星：一顆，二顆，三顆……

這樣恬靜的生活一直到我八歲。那一年家裏突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寧靜的空氣給攪亂了。一個十月的晚上，全家人似乎都有無限心事似的，連平日會說慣笑的祖母也滿臉子的不高興。我害怕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果然，在大家悶悶的吃了一餐晚飯之後，就來了許多陌生人，滿滿地擠滿了一屋子。祖母把我哄到房裏睡了，便又匆匆的走出去。但我怎麼也睡不着，恐怖抓住了我的心。只聽得外面七嘴八舌地爭鬧起來，夾着是爸爸憤怒的喊聲，媽媽的哭聲，和祖母的沈重的歎息。我急得哭了起來，祖母急急地奔來看我，我哭得更響了。

「乖乖的，阿寶不要哭！哦哦，阿寶不哭了！」祖母把我抱得緊緊地偎着我的頭說，她的眼淚簌簌地滴到我的頸項上。

「祖母，怎麼了？祖母……」我低低問着。

「哦，阿寶，你要聽祖母的話，長大了要買田起屋啊……」她把我抱得更緊了，我很清楚地聽到她在咽噎。

外面的嘈雜聲漸漸地靜了，在靜寂的夜裏，只響着我和祖母悲傷的嗚咽的聲音。

後來祖母告訴我，爸爸做生意賠了本，爲了抵債，在那一晚上，把我們的房屋和田產賣了……

從此以後，爸爸和媽媽就常常吵架。爸爸皺着眉頭，整天唉聲歎氣的。媽媽也每天緊皺着臉，不聲不響的。祖母呢，常常獨個兒呆着出神。

有一天晚飯時，媽媽在飯桌上囑叨了爸爸幾句。爸爸便鐵青了臉，奮的從椅子上直跳起來，打翻了桌子，小茶和碗筷便嘩啦啦的散滿了一地。媽媽驚恐地尖叫了起來。爸爸一把抓住她的頭髮，兩個人便扭成一團。祖母急得帶哭帶叫的喊着：

「放手，放手！……」

「你打，你打！……」媽媽大哭大嚷的。

爸爸兩眼佈滿血絲，像一隻要吃人的野獸。他咆哮着：「你叫，你叫！……」我嚇得掩了耳朵，躲到壁角裏去。

時間的激流慢慢地沖淡了大家的悲痛。爸爸到上海經商去了，我也在九歲那年上了學。沒有讀到一年，戰爭的砲火迫近了甯波，我們逃避到故鄉去，我在那兒過了一年快活的鄉村生活。

那時我在離家三四里路遠的一個小學裏讀二年級。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我們的級任導師袁先生。他是一個瘦長的青年，對我們很好。他教我們國語的時候，常常是這樣的：

「……太陽下去了，樹上有巢沒有鳥……」他唸了一段，停住了：「小朋友們，鳥兒都到哪裏去了？」

於是大家都張開小嘴嚷了起來，教室裏立刻充滿了自由活潑的空氣。

散學後，我們常常纏住他鬧，要他說笑話，唱歌，還要他和我們一同玩兒。我們說：「袁先生，你是小孩子呢！」他愉快地笑起來了。

後來我們又搬到甯波來了。以後就沒有再見過袁先生。在敵人盤踞的時期，物價昂貴，爸爸在上海又沒有錢寄來，我們生活非常艱難。祖母年紀大了，家務便都由媽媽一個人來料理。連那個祖父手下的老僕人也給祖母辭退了。

在黯淡的菜油燈下，媽媽常常愁眉苦臉的，要我寫信給在上海的爸爸。她老是這麼幾句話：

「你聽着，阿寶，對你爸這麼說：家中錢沒有了，米缸底也朝天了，買柴也沒有錢……你聽着，說：祖母老了，說，家中大小要吃要穿，你對爸說……」

這些話我寫過不知多少遍了。媽不說我也能夠諷得出來。但是信儘管寫，爸却連回信也很少。

日子越過越困難了，在高小要畢業的那一年（我正十四歲），爲了白米又貴又難買，家裏吃起雜糧來。我們從小都沒吃過這樣的苦。媽特地給祖母和七歲的弟弟放了一些糖，但弟弟舐了糖以後，就便嚷着要飯吃：「媽，飯，飯……」

「乖乖的，吃了，媽媽疼你。」媽這麼哄着，弟弟只是嚷，媽惱火了，重重地打了他一下，弟弟哭了起來。祖母原坐在旁邊出神！她聽得弟弟的哭聲，眼圈紅了，媽媽的眼圈也紅了。

我獨個兒躲在背後啜泣……

那年冬天，祖母因爲憂傷過度而死了。我失去了一個親愛的人，她帶去了我的童年時代的那些黃金也似的日子，留給我的却是更大的空虛和寂寞。

我是司機助手

李奮爲

我讀到初中二那一年，學校裏正舉行學期測驗，在考完最後一門代數之後，我和七八個同學在校園的那棵大梧桐樹底下談着剛考過的各題答數，慢慢地由答數談到自己的升級，又談到下學期又要繳的學費。一說起學費，大家都苦着臉，都說下學期也許讀不起書了。那時候還沒有助學運動，我們幾個同學垂頭喪氣的出了校門，心裏都很難過。尤其我家連玉蜀黍飯都吃不起了，難進去逼着爸爸交出學費來嗎？正在這時候，我聽見有個人在招呼我，一看原來是上學期考第一的龔一維同學。他比我大一歲，我們兩人最是要好。他這學期就離開了學校，在工

廠裏做工。

「鬚一維，剛下工嗎？」他穿了一套藍色工裝，衣服上黏滿了油膩和灰塵，胸口和袖子上都被磨得發亮。

「剛下工呀！下學期你準備怎樣？」

我想爸爸一天所掙的錢，一家人吃都吃不飽。弟弟妹妹那麼多，連着想到自己剛死的媽，被他一問，竟忍不住的抽泣起來了。他看我哭了起來，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安慰我，隔了半天，他才問：

「你吃得苦嗎？」我個子比他矮，他湊下身子，歪了頭，看着我說：「和我一同做工去。」

「做工！」我幼小的心靈上起了一陣茫然的感覺，但終於點了點頭。心裏不知在想些什麼。

我的手被他那隻又黑又粗的大手緊緊地握着，他拍拍我的肩頭，叫我不再傷心。

我得到了爸爸的允許，便考進了機車工廠——火車頭工廠。我由一個中學生一變成爲一個小工人了。

這個機車工廠有着十幾條並排着的軌道。軌道像有規則的葉脈一樣，每條都伸到那個又高又大的廠房裏去。這些大房子是讓有毛病的機車修理的時候住的。裏面附有銅匠間，鐵匠間，燒焊間。馬達整天，轟隆隆的響。我把這個房子叫做「火車頭的家」。每天有三四十個快車慢車貨車的車頭要在這裏加水、上煤、加油。

最初：被派在油房裏工作。在油房裏各種大小不同的油箱很整齊的排列着，每個油筒的下面，都有開關龍頭。油桶上寫明着潤滑油、機器油、車軸油、氣缸油。有的油是碧綠的，有的油是淡黃色，氣味也各不相同。最初我只是掃掃地，抹抹油桶，油壺，或是由幾個來這裏較久的伙伴指示我，把油從大桶裏放到小壺裏，他們等車子一到，馬上就要提着壺跑去加油。慢慢地我對每一個機車的加油孔都熟稔了，也能自己爬到機車上去單獨工作了。我每晚八點鐘上班，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每夜工作十二小時，因此身體漸漸衰弱了，加油的時候常常頭昏目眩的，直到天亮，才能拖着疲倦的腿回去，還要揹一袋子的炭渣帶回家去當柴燒。

一天夜裏，已經四點多鐘了。我放了油，不知怎麼忘記了把龍頭關上。待我出去加完油回來，天啊！滿屋子的地上都流滿了機器油，那是足有四五十加侖。我慌了，怎樣辦，要讓活閩王日本鬼子田中知道了，我準會被他打死的。我真嚇得要哭了。幸好那天他在隔壁房間裏睡着了。我連忙喚醒了幾個同事，迅速地用碗和棉紗把油從

地上吸起來，忙着忙着天就亮了，幾個人滿頭大汗，總算把流在地面上的油抹去。好在油房的地上終年是油光光的，光線又暗，總算臨時瞞過了活閻王田中。可是我已經嚇得心碎膽寒，第二天就病倒了。病好後去上班，不知道是誰已經告訴了田中，他把我叫了去，「八開呀路」的大罵了一頓，打了我兩記耳光，把我調出了油房去擦火車頭。我於是整天鑽到火車下面，通煙管，掃火爐裏的灰。這些工作是最下級的工人幹的，從火車下面出來，全身就被染得烏黑了。工作時煙灰迷霧，嘴和鼻子就是帶上口罩，煙灰也會吸進肺裏去。有幾個掃煙管的老工人都患了肺病，加上沒有錢休養，就病死了。

記得有一天，一班特別快車要修理火爐中的火磚。時間又很短促，火快們剛把爐火除清，火爐裏雖然沒有火了，但還有一百多度的熱。蒸氣壓力表上是五公斤。我用手摸摸爐口還是燙手。那個鬼子連推帶踢的叫我鑽進火爐裏，掃清了爐灰好讓機匠們換火磚。這一次我的膀子上和腳上燙起了四五處。大腿上也燙出了幾個大水泡，如今還留着兩個大疤。

這樣的生活我過了半年，爸爸是不知道我的痛苦的，不然他老人家不知要怎樣傷心呢！

後來我被調到鐵路學院去讀書了。我又恢復了學生生活，那裏比較乾淨。只是，吃的更苦，飯裏常夾有老鼠屎。半年後我學了業，就成爲一名司機助手了。在行車的時候，我遇到很多的危險。因爲天南地北的跑，生活的圈子也一天天大起來，接觸到的事也跟着多起來，我開始感到需要較深的生活知識了。

勝利後，找了幾個同事，大家出錢買了些書籍，訂了些雜誌，大家交換着閱讀。這時候我遇到一個高中學生，他借給我很多我從沒有看過的好書：高爾基的「母」，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怎樣鍊成的」，茅盾的「腐蝕」……他又介紹我訂閱「中學生」和「開明少年」。我越讀越感到自己書讀的太少。同時也感到，我從書本上得到了很大的進步。

我想認清我自己

明晨

老實說，雖然天下只有一個我。可是我連自己也認不很清楚，我躊躇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怎麼寫呢？可是我想，用筆寫了下來，我也許就可以認清自己了。我終於下決心來寫。

我非常幸福，生在一個快活的家庭中。父親並不頑固，母親再仁慈也沒有，還有四個好姐姐。父親和母親並不因為我是獨子而特別溺愛我。在這樣快活的環境中，養成了我明朗愉快的性格。可是我也有悲哀，也有憂慮。那是我過第三個冬天的時候，大姐永遠離開我們了。在她死去的那一晚，大家都默默的坐着，望着半明不滅的豆大的燈光。我莫明其妙的走來走去。奇怪？怎麼大家不像往日那麼有說有笑了？我仰着頭搖着母親的腿問：

「嗯……媽！你怎麼啦？」

「……」母親的眼獸獸的，沒有應我。

「媽！媽！你不理我了嗎？大姐哪？」

「你可憐的大姐去了，你再不看到她啦！」

「我要找大姐，大姐哪裏去啦，我要她來玩。」我禁不住哭起來。

「大姐死了。你再不能和她一起玩了，別哭，乖！」母親噙着淚繼續的說。我不哭了，只默默的流着淚。「死」在我的腦中翻來覆去，漸漸地大了，迷糊了。人為什麼要死呀？死了怎麼不能玩了？我癡神的想，連飯也不想吃。母親以為我病了，她不要我下牀，問我頭痛不痛，肚子好不好過。我搖了搖頭。

「你想什麼呀？說呀！別又像大姐一樣……」母親勉強止住了悲哀問。

「媽！什麼叫『死』？」隔了半晌，我突然這麼問，使母親一怔。她奇異的望着我，支吾着：

「『死』就是不能吃，不能玩，不能說話了，懂吧？」

我迷糊的點點頭，這是我第一個最深刻的念頭。

四歲了，母親和姐姐把我送到幼稚園去。我很奇怪，因為從沒有見過那麼多小孩和那麼多玩具；小火車、積木、飛機……那些小孩望着我，我含羞的低着頭站着。母親和老師說了幾句話，微笑的摸着我的頭說：

「乖！你就在這裏和他們玩，我和姐姐就來的。」母親一面說一面推開門。我急忙拉住母親的衣裳。「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母親和姐姐只好留着騙我，拿餅乾給我吃。我有母親在身邊，就不哭了。可是，母親哄了我一會又要走了，她不管我大哭，硬着把門關上。我追上去，可是門拉不開。我只有大聲嘶喊，弄得老師也束手無法。那些小孩用手刮着臉喊：「羞！羞！羞！羞！羞！不要臉，羞羞……」我被圍在當中，孤另另的坐着。母親呀！快把他們趕開，我恨他們。但是母親已不在了。我又大哭起來，我這時第一次嘗到悲哀的滋味。

一個傍晚，爸爸牽着我的手在田坎上散步。四面靜悄悄的，樹、山、房屋變成了朦朧的黑影。蛙聲刮刮刮的逐漸擴張起來。一兩隻烏鴉掠過天空。父親摸撫着我的臉，用充滿愛的眼光瞧着我：

「培兒！你長大了幹什麼呀！」

「我，我要當，當……」我想不起來了。

「當什麼？工程師？做生意？局長？部長？說呀！」

「不！我要當演戲的，演給媽媽看。」

「嘿！沒出息。」父親瞪了我一眼。

年紀稍大一點，我也慢慢的懂事了。我最愛兵。那時有一連兵住在房東家，我第一次就和他們打得火熱。我愛他們直爽的談話，我愛吃他們難以下咽的飯，愛睡他們到處是蟲子臭蟲的牀。母親總罵我：「少去點，染了病可不是玩的。」可是每天放了學，我照例把書包一丟向他們屋裏跑，和他們談笑，玩他們的槍和空子彈壳。可是有一天，我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那裏靜悄悄的，咦，人都到哪裏去了？只聽得「拍！」的一聲，接着「拍拍拍！」接連響了起來。是什麼事呀，我走進裏面的院子去，「拍拍拍！」一個士兵光着屁股，爬在板櫬上。他嘴裏吐着白沫，屁股已成了紫色，鮮紅的血順着流下來。別的兵士們排成隊，一個挨一個的拿着扁擔打。啊！我用

手遮着臉退了出來。以後我再不跟他們玩了，連他們住的房子我也不去了，我從此不愛兵了。

桌上面放着一個新鐘，多奇怪，那針會動，還會「滴塔滴塔」的響，那裏面是什麼東西啊？我每次想拆，總沒有機會。一天下午，母親去買菜了，離姐姐和爸爸回來的時候還早。我把它拿了下來，摸着它光澤滑潤的壳子，我受不住它那「滴塔滴塔」的引誘了。我把螺絲釘硬拔了下來，蓋子揭開了。我真有點失望，裏面並不是我想的那樣好玩，只有些鐵絲圈圈。我用手去摸，鐵絲圈圈拍的一聲就斷了。正在這時候，外面起了腳步聲。我心慌極了，忙把蓋子虛掩着。進來的是母親，她並沒有注意這個。可是吃了晚飯，給父親發現了。

「怎麼？鐘停了？」他剛拿起來，蓋子掉了。我一陣寒慄，臉上一陣熱。

「壞了，誰弄的——你？」父親嚴厲的眼光落在我身上。我哭了。接着「拍拍」我被父親打了一頓。

天實在太熱，同學們都到小溪裏去洗澡，溪雖不深，可是有水蛇，因此母親不准我去。吃過飯，同學們都泡在小溪中過那最炎熱的一段時間。只有我一個在岸上，心中癢癢的瞧着他們。

「坐着幹什麼？下來呀！怕，是不是？」水中的在譏笑了。

「我怕？怕的不是人。」我是向來不服氣的。於是憤憤的脫了衣服，走下水去。正當在水中玩得高興時，給我家的用人看見了，我吃了一驚，穿上衣服就跑。放晚學時，我悄悄的溜到家裏。母親早看見我了，她還沒有說我，我已經哭起來了。我雖然怕母親罵，可是偏要在人家面前充好漢。

後來家搬了一個小地方。這小城充滿了可笑的封建風氣，連小孩也一個個的成了地痞流氓。比方你在街上走，他會無緣無故撞你一下，你要瞪他一眼，他會罵你些不堪入耳的話。你要還嘴，他飛過來就是一拳，打不過你他會找人來報仇。所以他撞你是示威，你只好低頭迴避。學校裏也一樣，那個比你力氣大就可以欺侮你，指揮你，你不能告訴老師，告訴了，他不會受罰，你可要挨打。我起初不服氣，一個人任他們欺。可是沒好久我終於因受不了而同化了。我恭維比我兇的，送東西他們吃。我也會欺比我弱小的，要他們給我東西吃。我也變成了一個「在羔羊前是武士，在武士前是羔羊」的英雄。在街上撞小孩子，更是我的拿手好戲。在那樣的環境裏多待一天，我會越加卑鄙一天。謝謝天，一年後，我終於離開了那個地方。

我在痛苦中長大

初鳴

我出生在一窮苦的家裏，到處充滿了臭氣的家裏。我的出生當然是不受歡迎的，因為我已有了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據說我家從前是很有錢的紳士人家，光說田就有百多畝，房子也有十幾間。大約傳到曾祖父吧？他和別人打賭，說虎尾山有個山洞。曾祖父以為必贏的，那知竟輸了。於是五十畝田和幾間房子不再屬於我們了。可是惡運還緊緊的接踵而來。人家賴我們的田，祖父不承認，於是結下了官司。可是人家勢足財足，我們僅有的幾十畝田又丟了。還是父親哭着去磕頭求情，才選了幾畝乾地，從此我們成了真正的貧民。我出世的時候，家裏僅有三間茅屋，兩張破桌子，一把老紅木椅——這是僅有的祖上的遺物，幾張坐上會叫的竹椅，和非用石頭頂才能不倒的牀。我奶沒有吃足，又沒有好東西吃，因此一直瘦弱多病，家中的人愈加討厭我了。我常被放在田坎上哭沒人管；我常背在媽背上被竈烟熏得透不過氣來；我常睡在被外，着涼也沒人管。在這種痛苦中，我漸漸長大了。我是個野孩子，剛學會走路就到處亂跑，跌倒了我不哭，石屑刺了脚我不喊，我從小養成了倔強的性格。看見有錢人家孩子手裏拿着玩具，我就想搶。有一次×老爺兒子手裏拿着一輛有發條的小汽車。我要他給我看看，他非但不肯，反而還我。我氣極了，用力一推，把他推在地上，他就哭了起來，驚動了他家的人。這還了得，打了老爺的兒子。於是把我爸爸叫了來，問他怎麼教出這樣的兒子來。爸爸一面打揖賠罪，一面叫我跪着。我偏不肯。爸爸力氣多大，爲什麼爸爸要這麼怕他們呀？我可不願意。但是在爸爸手掌下我只好做了這件羞恥的事。回到家裏，我又被打了一頓。

我家雖窮，但還要保持着書香門面，因此我還有進國民小學運氣。國民小學的學費雖然便宜，對於我爸爸仍是一副很重的擔子。我沒錢買書，只好用哥哥用過的連字也看不清的爛書。開學了，別的孩們穿得乾乾淨淨的，只有我穿了件滿是補釘，沾着污泥的衣服。大家圍着我像瞧西洋鏡一樣，有的還說我這衣服的歲數比我都大了。

我窘得面紅耳赤，低下了頭，好容易挨過了開學禮。可是明天還要來，我真不懂爸爸爲什麼要送我到這大屋子裏來受罪。

第二天，我慢慢的走到學校去，同學們翻着新書裏的圖畫，我不敢拿出我那本破書來，坐在我旁邊的穿新衣的同學說：

「你的書呢？拿出來呀！我看看圖畫。」

我的手抖着慢慢的把那本書拿出來。教室裏立刻哄起一陣大笑，哈……哈……的聲音是那麼刺耳，我只好又低了頭。

「哼！跟他坐倒凳，沾上蟲子可不是好玩的。」

「可不是，沒錢乾脆別讀書，充什麼老子。」

一句句刻毒的話連着我進攻。上課時老師也說：

「你的書怎麼連字也看不清？明天買本新的來，你看人家都是新的。」

「老師！他的書只好揩屁股。」一個同學這麼討好老師。

我恨恨的瞪了他一眼。回到家裏，我向父親說我要買新書。

「你生的什麼命？能用新書。」爸爸劈面就罵。

我想起明天到學校去又要受他們的取笑，我哭了起來。

「媽的！你哭，你是什麼公子，你配哭！」拍！拍！我吃了一頓耳光。過了兩天，老師又要我們每人買兩本

本子，不買就要受罰。我不敢告訴父親，偷偷的和母親說。母親把菜錢省出兩角來給我。我高興極了，連忙跑到

紙店去，大聲說：

「喂！要兩毛錢寫字紙。」

「兩毛錢？草紙都買不到，」伙計鄙夷的說。我愕然了，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家去。

在學校忍了幾天的氣，有一天終於爆發了。我們級任老師批卷子，處罰，都要看人的。那一天，胡先升照例

取笑了我一陣。我已經慣了，也不理他。他又在黑板上畫我跪着向他討東西吃。大家都笑了，他更加得意。把一個紙袋套在我頭上，我竭竭力忍着。他又用手劃我的臉：

「我有吃的東西，你跪下來，我就給你。」

「跪！跪！快跪！」大家把我按在地上。我忍不住了，用力翻了起來，把胡先升按在地上。結果被任老師來了，大家說我打胡先升。老師不容我分辯，找板子要打我，我不服氣，罵先生是老混蛋，罵同學是狗，於是我被開除了。

父親知道這事並不罵我。因為他早想不要我讀書了。不久，我到一家醬園去做雜務，不拿錢，只管我吃飯。我不願去，可是在父親的巴掌和母親的苦勸下含了眼淚抗着鋪蓋去了。做了兩天我知道我上當了。我後悔我不該鬧事弄到這裏來。店裏人不多，只有兩個專門欺負我的伙計，一個胖得像豬的老板，一個老指着我鼻尖的老板娘，一個專拉我耳朵，抓我頭髮的寶貝少爺。抗門板、掃地、抹桌子、抱寶貝少爺、生火、淘米……一天做到晚，後來還要我挑水。我只希望明年就升成伙計。我默默的忍受過一年——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也沒有喊過一聲苦。我以為爲出頭的日子終要到了，我一定要升爲伙計了。可是胖老板並不提起。我去問他，那知他還覺得我還沒被壓榨得够，說我做事不勤，年紀太小，起碼還要做一年。我聽了像冷水淋在頭上，失望、悲痛、憤怒一齊爆發了：

「你想欺人？說好是一年。你想賴，你這個肥豬。」我一連串的罵了出來。

「好！你媽的，你罵人，你跟我滾！」老板眼珠上佈滿了血絲，像要把我吞掉。我越看越氣，不知哪裏來的那股勁，用力對他臉上吐了一泡口水。結果我被他一頓，送回家去。

父親一見我就罵我沒出息，天生的窮骨頭。我只好躲着他。一天，我走過門口，裏面傳出熟悉的笑聲，我伸進頭一看。啊！原來叔叔回來了。他穿了一件黃色的新軍服，樣子是個官長了。他怎麼會這樣神氣呀？記得我小的時候，就只有他待我最好。他會帶我去打鳥，陪着我釣魚。後來因爲得罪了鄉長，到外面去流浪了。想到這裏，我不自主的走了進去。

「滾出去！哪個叫你進來的！」父親見了我，立刻板下了臉，可是叔叔卻很喜歡。

「來！來！長那麼大了，我走的時候才這麼大！」叔父用手比着。

「唉！沒出息，好容易到醫園去做事，他竟罵起老板來。現在就在家吃閒飯，我真想送了。」

「送人？我帶出去好不好？」叔父摸着我的頭說。

「帶去也好，反正是自家人，並且我也供不起他吃閒飯。」父親的兇氣壓下去了，慢慢的說。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第二天早上，我帶着幾件衣裳跟叔叔一同離開家，母親哭得連頭也抬不起來。素來心硬的父親竟也流着淚囑咐我。我忍着淚同着叔父頭也不敢回的走了。可念的，也是可恨的故鄉，就此分別了。

現在叔叔把我送進了中學。我的前途有的是光明。從前的事已成了舊夢了。

我逃出了牢籠

羊羽

拿到了小學畢業文憑，快樂在我心頭一掠就過去了，剩下的祇是辛酸。父親哥哥都跑了，他們逃出了日本鬼的壓迫和統治，家裏只留下終日歎氣的母親，整天哭着要吃的弟妹——家裏時常鬧着斷炊。我看看文憑，想想家裏，怎麼能再讀下去呢？我的心在號叫。許多同學不是在準備升學考試嗎？然而我呢？我只能站在校門外了！

五姊時常下鄉來。有一次她望着我，對我母親說：「你們根兒畢業了？很好！很好！」她本來不贊成我讀書，她明瞭母親的悲哀：家裏沒田種，人又太小，做個什麼呢？她皺起眉望了望我又說：

「畢業了？不能再讀下去了……這個年頭米又貴，坐在家裏總不是個辦法。」她語調裏充滿了同情和憐憫。我鼻子被引得一酸，一陣悲憤從心裏衝上來，眼淚隨着落下來了。

「是呀！」母親望着我。我偏過頭來，不讓她看見我在流淚。

「我想讓他學徒弟去。沒有出產交把他，只好交他一行手藝了。有了手藝，就到處可以賺飯吃。」母親這樣

說，聲音却咽住了。她明瞭做學徒的苦處，她不想自己的兒子去吃苦。

「好！你肯讓根兒去做學徒，我很贊成。我替你找找看。有什麼人家能夠收留他。老實說，讀書有什麼用，還不是餓飯！」五嬸站了起來。

「謝謝你！」母親說。五嬸回城裏去了。命運之神從此把我注定了。母親很難過，她時常暗自流淚。

一個夏天的上午，五嬸從城裏來了。她搖着蒲扇，對我母親說：「我已經替你根兒找到了一個好所在了！」她眼睛一睜，顯得很得意。我的心隨着一震。

「那是一家印刷所，師父師娘都很和氣，有一個師兄也很好。師娘沒有兒子，很疼愛小孩。根兒到那邊去包會滿意。」聽說印刷所，我便連想到書。我想印刷所裏必定堆滿了書，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看了。我心裏的憂愁立刻趕跑了，反感到一陣溫暖與輕鬆。

「你願不願意啊？」五嬸看母親不說話，便追緊一句問。母親悵然地望望我，看我不做聲，她又低下頭去。「還有什麼猶豫呢？馬上便沒有飯吃了！」五嬸激着母親。母親湧出了兩行熱淚，點了點頭表示默許了。

「不要難過，學徒弟也是平常事，兒子總不能永遠留在身邊的。」五嬸安慰母親，又回頭來對我說：

「十天以後同我一起去，我答應了人家了。」我把頭點了一點，她搖着蒲扇回城裏去了。
快樂與悲愁在我心裏交織着。美麗的書本與學徒這兩個字在我眼前亂舞。母親在這天夜裏傷心地哭了一場，我睡在牀上聽得很清楚。

十天一眨眼便過去了。五嬸特意下鄉來接我。母親萬分感激她對我的關心。行李是昨晚母親含着淚替我檢好的，一牀小棉被，毛巾，鞋子……她還對我說了很多話：「根兒！做事要勤快呀！要老實呀！要聽師父師母的吩咐呀！夜晚要小心受寒呀！……」她對我背了一大遍。我已經昏昏沈沈的，好像全沒有聽進去。當我挑起行李，她還叮囑我晚上要蓋暖些。我點點頭。許多鄰居圍着我笑。我臉上只覺得熱辣辣的。

「好走！」鄰居招呼着五嬸。母親眼汪汪的望着我。

「……不要受寒……不要記掛家裏……過幾天我來看你。」母親牽着弟妹，斷斷續續的說，最後，眼淚終於

忍不住滾了下來。

「慈母的心喲！」我心裏在念。

「不要叛桃子啊（做學徒逃回來的意思）！」鄰居們異口同聲的說，似乎在就心我不能吃苦，我內心感到一陣痛。五嬸對我說：「聽！你要爭氣，你母親多苦呀！」我也禁不住流眼淚了。故鄉、田園、學校……都默然的向在後面隱去了。五嬸一路叮囑我。我不開口，只默默地走，汗珠從頭上一直流到胸前，我不覺得。

到了五嬸所謂的那家印刷所。只見矮矮的櫃台上坐了一個年青小伙子，他見我們來了，連忙站起來招呼。五嬸說，這就是我的師兄。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從房裏出來。五嬸要我喊她「師娘」。我還沒開口，五嬸便和她談別的了。那小伙子仍舊做事去了。

我四週張望，櫃檯內堆滿的是紙。一架很笨的鐵機輪在旁邊一聲不響。木案上滿是顏色，紅的，綠的，黑的……染成了一片花色。案前滿堆着練習簿，筆記簿……學校所用的簿子，這裏都有。然而我所想像的書，却一本也看不到。我不禁冷了半截，來，再看招牌，「××紙店」四個大黑字分明擺在我眼前，「原來是紙店啊！」我昏迷了，我覺得我受了一個大騙，然而我不敢說出來。

「不坐一下去？」師娘送五嬸出去了。

「不坐了，根兒要煩你照顧，有事就教他做，他是嬌養壞了的……」五嬸走了幾步，又回轉頭來對我說：「根兒，你要聽師娘的教訓啊！我去了！」我望着五嬸的影子慢慢消失了，又湧出了眼淚。我傷心我從此就得關在這裏了，我不敢說我受了騙。

「不准哭，到這裏來就該把家裏拋掉！專心做事。」師娘回過身來嚴厲的說。我不敢開口，我感到好像從此給母親扔了似的。

晚上，師父回來了，看見我笑了笑，八字鬚張了開來，教人害怕。他教我站在案邊印練習簿。我依着他說的做。從此，我整天就這樣機械地印下去，足站麻了還不能走動一下。有點空閒便得掃地、挑水、抹桌椅……事

情是永遠做不完的。

有時師娘要到外面去。她便叫：「小鬼！跟我去！」於是我便替她提着籃子，拿着皮包，跟她到處跑。師娘洗過了臉，或者洗過了脚。就叫起來「小鬼，替我倒出去！」我達到做這種工作，臉上總有些不平。師娘對我橫着眼說：「你氣什麼？吃我的飯！就得給我做事！」

師父更兇，往往不分皂白的一巴掌。

晚上，師父師娘到樓上去睡了，我和師兄還得在下面做事。外面靜得像死了一般，只有賣清湯的鈴聲偕着我們。我們同命運的兩個孩子，每天要到打十二點鐘才能擦擦眼睛去睡。睡早了一點，師父明早起來就是幾巴掌。他們只曉得徒弟，就是三年奴隸。

我從沒有充分的睡眠，從沒有哪天我不受罵挨打。我沒有一天不流淚，沒有一天不想起母親。我常常這樣自問：「我就這樣過下去嗎！」就這樣做一世的奴隸嗎？整天印練習簿，能學到個什麼呢？這是什麼手藝呢？」我要脫離這牢籠。這種生活我過不下去了！

「不要取桃子啊！」這諷刺聲接着便會在我耳邊響起來，我有些害怕。五嬸也對我說過：「你母親多苦！」我爲母親傷心，然而我不能再過下去。我要自由，我要求解放。我不能關在這牢獄裏受打挨罵。我要逃出去，我下了決心。

就在中秋節的前兩天，我已經做了一個月的奴隸了。我想起母親沒有我在身旁，中秋節該會過得多麼寂寞。弟妹沒有哥哥在一起玩，將多麼單調。我羨慕一切的人，他們能在這佳節得到快樂！安慰。我決定要掙脫束縛，與母親一同度這個團圓佳節。我於是暗地裏計劃好了，把牙刷、毛巾、鞋子塞進被裏，只等機會。

當晚電燈亮起，我照例又做到了十二點鐘。師兄揉着睡眼到後面去睡了。留我一個守着鋪門，師父被人請去打牌了，還沒有回來。我呆呆等了一會，聽見沒有一點動靜，拿起被褥，蹣手蹣足的走出了門，又輕輕把門帶上。月亮在對我笑，四週仍是靜得像死去了似的。我壯了壯膽，在牆上挖下一塊石灰，在門上俏皮地寫着：「哈！我逃出了牢籠！」